

第三章 對抗中央—孫殿英事件

孫殿英原為馮玉祥部下，在熱河與日軍作戰後，退入察哈爾省境內。時值馮玉祥在察省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中央為避免孫與馮結盟，於1933年6月27日任命孫殿英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消息傳來，青海與寧夏紛紛致電反對，兩省省主席不惜辭職抗議，而時任甘肅省政府主席的朱紹良也向中央請命，反對孫殿英西來。中央鑒於群情反對，電令孫軍暫駐綏遠西部的五原、臨河，停止西進。1934年1月，孫殿英抗命，擅自率軍西進，與青海、寧夏聯軍發生激戰。戰爭末期，胡宗南師、綏遠軍、晉軍等，也加入抗孫的行列。歷時兩個多月，孫軍潰敗，殘部為傅作義所部與晉軍收編。

青馬為鞏固勢力範圍，強烈反對中央的任命，甚至不惜以武力對抗，迫使中央轉向支持西北地方實力派對抗孫殿英。本章將討論中央在何種時空背景與考量之下，任命孫殿英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以及在孫殿英事件中，中央、青馬、西北各地方實力派之間如何互動，並如何爭取自身最大政治利益，而導致中央政策轉向的結果。

第一節 馬仲英與新疆動亂

馬仲英於淩源事件後，轉戰甘肅、寧夏等地。1931年，馬仲英進入新疆，支援維吾爾族（俗稱纏頭回或纏回）反抗新疆省主席金樹仁。1933年，新疆發生「四一二政變」，盛世才取代金樹仁掌控新疆政權。馬仲英趁新疆政局不穩，二次進兵，與盛世才發生激戰。本節藉由中央對於馬仲英與新疆動亂的處理，以及青馬在這當中所扮演的角色，討論孫殿英事件爆發前，中央與青海的關係。

（一）湟源事件後的馬仲英

湟源事件後，馬仲英決定轉往進攻寧夏。途經永昌城與民勤縣，馬仲英部下屠殺無辜百姓甚多，計在永昌屠殺男子二千二百九十餘人，永昌從此有「寡婦城」之稱；在民勤屠殺七百餘人。鑒於殺戮百姓，軍隊糧草將無可供應，馬仲英禁止部下殺人。在進攻寧夏之前，馬仲英為取得其他地方實力派的支援，派馬廷賢前往山西與閻錫山聯絡，以取得支持。1929年4月，馬仲英進攻寧夏省城銀川，當時寧夏省政府主席為國民軍將領門致中，其所部馮安邦旅、吳鵬舉旅赴河州尚未回防，僅有手槍營三百餘人守城。接戰後，門致中不敵逃出，馬仲英部隊進城後，欲以寧夏作為根據地，且在民勤下殺人禁令，所以軍隊嚴守紀律，未見燒殺。

為時不到兩個月，國民軍吉鴻昌部隊前來支援門致中，三面圍攻銀川城，馬仲英率部退至寶豐、石嘴山一帶駐紮。此時，馬廷賢帶兩個閻錫山的聯絡人員從山西歸來，馬仲英認為有閻這樣的靠山可以反攻寧夏，遂再度圍攻銀川城。城內守備堅強，馬仲英傷亡甚大，潰退至綏遠西部的三盛公、臨河一帶。¹馬仲英在三盛公、臨河駐紮兩個月，正當一切給養均感困難之際，接到原涼州鎮守使馬廷勳從北京來信。

馬廷勳為國民軍所敗後，輾轉來到南京見蔣介石，蔣欲藉其在西北的舊部與馮玉祥對抗，委以討逆軍第十五路軍總指揮名義。馬廷勳得知馬仲英、馬廷賢退至三盛公、臨河，即委馬廷賢為討逆軍第十五路軍第一縱隊司令，馬仲英為第二司令，要求以新番號編送各師人馬名冊，先召集馬廷賢、馬仲英至北京開會。馬仲英等離開部隊後，其部屬意見分歧，未曾進行整編，各師名冊無法造送。蔣介石認為馬廷勳無法號召舊部，革去第十五路軍總指揮職務，馬仲英轉往山東濟寧面見馬鴻逵。馬鴻逵欲擴張勢力，希望馬仲英能號召舊部前來山東，但成效不佳，只有百餘人前來。馬鴻逵見馬仲英不能召集舊部，僅委以少將參議職稱。參議是一個空名的閒職，實非馬仲英所願，於1930年7月回到寧夏。

¹ 甘肅臨夏政協供稿、王孟揚整理，〈馬仲英事變始末〉，《新疆文史資料選輯5》（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頁128-130；胡平生，《民國時期的寧夏省》，頁137-139；董漢河，〈馬仲英與河州事變〉，《西北史地》，3：98。

馬鴻賓時任寧夏省主席，為防止馬仲英再度茲事，委馬仲英為教導隊隊長，負責訓練寧夏部隊的下級軍官。馬仲英回寧夏的目的在於收撫舊部，利用擔任教導隊隊長期間，積極與舊部聯絡。1930年9月，馬仲英利用軍事演習逃離銀川至中衛，重整舊部，自任甘寧青聯軍總司令，率軍佔領甘肅河西地區的甘州與肅州，撤換下轄十一縣縣長，並企圖在此設置河西省。²1931年4月，馬鴻賓接任甘肅省代理主席，請求中央處理馬仲英擾亂邊境，顧祝同命馬步芳率部接防甘州，與馬仲英發生多次衝突。馬步芳親率步、騎兵進攻甘州，馬仲英不敵，退駐安西、敦煌、玉門等縣。³當此之際，新疆爆發激烈衝突，哈密維吾爾族反抗省主席金樹仁的統治。反抗軍派代表前來請求馬仲英入新支援，馬仲英遂率部轉戰新疆。

新疆省境內民族相當複雜。金樹仁係甘肅狄道人，擔任省主席一職後，為有效控制新疆，實施閉關自守與愚民政策，並以高壓手段統治境內民眾，引起人民普遍不滿。⁴1931年，金樹仁實行改土歸流，從清朝即已存在的維吾爾族王公遭受打擊，繼之強迫將維吾爾族農民的農地劃分予甘肅來的漢人，遂引發維吾爾族的武裝反抗。反抗軍衡量自身實力，非新疆省軍的對手，派和加尼牙子、堯樂博士為代表，向同屬伊斯蘭教的馬仲英求援。馬仲英時正退駐安西、敦煌、玉門等地，進退維谷，即允諾反抗軍代表的請求，於同年5月率兵進入新疆，與維吾爾族反抗軍會合，圍攻哈密達半年之久。⁵

金樹仁鑒於戰況危急，急調駐伊犁的第八師師長張培元與參謀長盛世才率部支援，由逃入新疆的白俄羅斯人所組成之歸化軍亦投入戰局，哈密解圍。⁶馬仲英不敵，自身又受槍傷，留副官馬世明部與反抗軍繼

² 甘肅臨夏政協供稿、王孟揚整理，〈馬仲英事變始末〉，《新疆文史資料選輯5》，頁131-136；吳忠禮、劉欽斌主編，《西北五馬》，頁163-166。

³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十一冊），1931年月11日，頁390-391。

⁴ 「彭昭賢來文附件《新疆報告書》」，1935年，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東北華北西北軍政情報〉，縮影號：420/2062；馬鶴天，〈最近西北之危機與交通之急要〉，《開發西北》，1.3（南京，1934.02）：138；周曙山，〈新疆事變之觀察〉，《新青海》，1.6-7（南京，1933.06-07）：69-70。

⁵ 「彭昭賢來文附件《新疆報告書》」，1935年，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東北華北西北軍政情報〉，縮影號：420/2062。

⁶ 「彭昭賢來文附件《新疆報告書》」，1935年，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東北

續抵抗，自己率部回肅州整頓軍隊。

新疆事變是維吾爾民眾反抗金樹仁失政所引起，原係一政治事件，但回、漢相攻的結果，竟演變為民族糾紛，甚至有外國勢力趁此機會，試圖將影響力伸入新疆。哈密親王為親英派，英人資助其槍火，使事變得以擴大。⁷英國插手新疆的目的，在於實現其所謂的「大西藏計畫」，以侵入新疆做為併西藏之準備，且可防制俄國向中亞細亞發展，並計畫在新疆葉爾羌地方建立回教國。⁸俄國對新疆領土的野心由來已久，更在 1931 年與金樹仁締結通商條約，傾銷俄貨，實施經濟侵略，進而宣傳共產主義，發行回文報紙，鼓動脫離中央。⁹日本勢力欲進入新疆，其目的在於將新省北部、內外蒙古與滿洲國聯成一線，¹⁰中國北疆均為其所控制。日本為拉攏回族，在東京建禮拜堂與回教學校，在新疆發行回文雜誌，進行宣傳與鼓動。¹¹雖然英、俄兩國較早在新疆活動，但日本的影響力不容小覷。

（二）新疆四一二政變與中央態度

馬仲英返回肅州安西、敦煌、玉門三縣，欲向嘉峪關內拓展，馬步芳同意讓出酒泉、高臺、金塔、鼎新四縣，整個肅州成為馬仲英的防地。當時甘肅省政府主席已由邵力子擔任，孫蔚如任甘肅宣慰使，楊虎城欲培植馬仲英成為在甘肅的另一股勢力，報請蔣介石任命馬仲英為新編三十六師師長。馬仲英有了中央政府給予的番號，在所轄七縣徵發新兵，親自指揮軍事演習與操練，充實軍隊實力。¹²中央授與馬仲英師番號，但馬仲英軍隊的存在，卻成為甘肅省政府的難題。

華北西北軍政情報》，縮影號：420/2062。

⁷ 周曙山，〈新疆事變之觀察〉，《新青海》，1.6-7：69。

⁸ 馬鶴天，〈最近西北之危機與交通之急要〉，《開發西北》，1.3：140-141。

⁹ 馬鶴天，〈最近西北之危機與交通之急要〉，《開發西北》，1.3：139-140；周曙山，〈新疆事變之觀察〉，《新青海》，1.6-7：69。

¹⁰ 馬鶴天，〈最近西北之危機與交通之急要〉，《開發西北》，1.3：141。

¹¹ 馬鶴天，〈最近西北之危機與交通之急要〉，《開發西北》，1.3：141；周曙山，〈新疆事變之觀察〉，《新青海》，1.6-7：69。

¹² 甘肅臨夏政協供稿、王孟揚整理，〈馬仲英事變始末〉，《新疆文史資料選輯 5》，頁 138；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六）（臺北：蘭溪出版社，1980），頁 3190；董漢河，〈馬仲英與河州事變〉，《西北史地》，3：99。

甘肅政變後，中央試圖以文人主政，命邵力子出任甘肅省政府主席。邵主甘肅所面臨的最大難題，即為龐大軍費。邵力子接任甘肅主席時，甘肅省境內軍隊主要有四大系統，分別是孫蔚如的陝軍、魯大昌師、馬步芳師與馬仲英師，其中陝軍與馬仲英師互通有無，馬步芳師與魯大昌師亦相連結，各行其是，不受邵所控制。各軍表面上稱擁護省府，卻各自派糧徵款、勒索人民、檢查郵電，對省府通令陽奉陰違。邵對各軍無約束力，各軍擴充軍員數，造成龐大的軍費支出。孫蔚如以甘肅宣慰使的名義率三十八軍來甘，約三萬人；馬步芳之新九師於 1930 年駐甘軍員不過五千人，至 1932 年竟擴張至二萬餘人，¹³龐大的軍費拖垮甘肅省的財政。

種植鴉片原本是甘肅省主要財政收入之一，邵力子主政後，力行禁煙，省府稅收頓時少了四百七十餘萬元，¹⁴影響所及，軍隊向民間的徵款也受到影響，謂邵禁煙乃有意與軍人為難，¹⁵頗有微詞。軍隊擴張加重軍費的支出，禁煙又導致稅收減少，裁減軍隊是唯一解決財政困境的辦法，邵請求中央將駐甘軍隊調回原駐地。¹⁶孫蔚如原駐甘六團，三團調回陝西；¹⁷至於馬步芳師的調度則牽扯到馬仲英。青馬欲維持現有勢力範圍，不願調離甘肅甘州地區，先是要求開拔費與服裝費，接著以「馬仲英可慮」為藉口，要求緩調。¹⁸邵為順利調離馬步芳的新九師，請求中央將馬仲英師調離肅州，¹⁹並建議可將馬仲英師交由馬鴻逵、馬麟、

¹³ 「甘肅省主席邵力子呈蔣中正電」，1932 年 12 月 14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分類資料/政治/各省政情（三）〉，檔號：080101-049。

¹⁴ 「甘肅省主席邵力子呈蔣中正電」，1932 年 11 月 2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61。

¹⁵ 「甘肅省主席邵力子呈蔣中正電」，1932 年 12 月 14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分類資料/政治/各省政情（三）〉，檔號：080101-049。

¹⁶ 「甘肅省主席邵力子呈蔣中正電」，1932 年 11 月 2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61。

¹⁷ 「甘肅省主席邵力子呈蔣中正電」，1932 年 12 月 14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分類資料/政治/各省政情（三）〉，檔號：080101-049。

¹⁸ 「甘肅省主席邵力子呈蔣中正電」，1932 年 12 月 14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分類資料/政治/各省政情（三）〉，檔號：080101-049；「甘肅省主席邵力子呈蔣中正電」，1932 年 11 月 20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63。

¹⁹ 「甘肅省主席邵力子呈蔣中正電」，1932 年 11 月 20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63。

馬步芳等人節制，或者併入孫蔚如的三十八軍。²⁰馬仲英面臨軍隊被調離與歸併的命運，適逢新疆發生四一二政變，政局不穩，馬仲英再度率部進入新疆，掀起更大戰事。

1931年哈密解圍後，金樹仁命張培元返伊犁原防，委黎海如為哈密總司令，盛世才為指揮。馬仲英的副官馬世明於1933年初，聯合新疆南部維吾爾族數萬人圍攻迪化，時由俄國退至新疆之東北救國軍六千餘人，從塔城抵迪化支援，馬世明不敵，率部轉攻吐魯番，金樹仁派盛世才前往救援，馬世明率部退出。金樹仁為提防馬世明進攻省城，調各地援軍前來省城防守。²¹當時省府中，有一部份人認為金樹仁是激起動亂的主因，擬逼走金樹仁，恢復秩序。²²駐守省城的歸化軍向金索取軍餉被拒，大為不滿，遂與省府中的倒金派聯合，於1933年4月12日，團長安塔諾夫率歸化軍數十人攻入金之臥室，金倉皇出走，乘車抵塔城指揮。²³歸化軍鑑於自己力量薄弱，與東北義勇軍鄭潤成部聯合，並開會推舉教育廳長劉文龍為臨時省政府主席，鄭潤成為臨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臨時政府開會之際，盛世才由吐魯番率部抵達省城，鄭潤成及歸化軍均派代表與盛世才會商。會商結果，鄭潤成以客軍關係請辭臨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推盛世才為臨時邊防督辦。²⁴劉文龍雖為臨時政府主席，但盛世才擁兵自重，掌控新疆省政府。

馬仲英趁新疆政局不穩，於5月率部進入新疆，直取哈密，哈密總司令黎海如退守古城子。另一方面，馬世明亦連陷吐魯番、鄯善、焉耆，造成南疆騷動。²⁵馬仲英在哈密整頓之後，圍攻古城子，獲得新疆省府

²⁰ 「甘肅省主席邵力子呈蔣中正電」，1932年12月14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分類資料/政治/各省政情（三）〉，檔號：080101-049。

²¹ 「彭昭賢來文附件《新疆報告書》」，1935年，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東北華北西北軍政情報〉，縮影號：420/2062。

²² 文萱編，〈一月來之西北：馬仲英失敗後之新疆〉，《開發西北》，1.4（南京，1934.04）：474-475。

²³ 張大軍總結四一二政變的原因為金樹仁政權的腐惡、野心份子蠢蠢思動、蘇聯陰謀策動。參見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六），頁3202-3206。

²⁴ 「彭昭賢來文附件《新疆報告書》」，1935年，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東北華北西北軍政情報〉，縮影號：420/2062。

²⁵ 「彭昭賢來文附件《新疆報告書》」，1935年，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東北華北西北軍政情報〉，縮影號：420/2062；甘肅臨夏政協供稿、王孟揚整理，〈馬仲英事變始末〉，《新疆文史資料選輯5》，頁141。

庫存槍械萬餘枝，進而再陷孚遠，迪化岌岌可危。新疆省政界與群眾團體派代表赴古城子與馬仲英舉行和平會談，省方代表提出讓馬仲英擔任南疆綏靖司令，三十六師全部駐守南疆；而馬仲英希望掌握全省軍權，盛世才負責行政權。雙方條件相差甚遠，談判宣告破裂。²⁶盛世才親率省軍和歸化軍，於6月在滋泥泉子與馬仲英展開激戰，東北義勇軍前往支援盛，馬仲英不敵，退至吐魯番，與駐焉耆的馬世明部會合，企圖再攻迪化。²⁷

盛、馬在滋泥泉子展開激戰之時，中央派參謀次長黃慕松為宣慰使入新疆宣慰。黃雖為宣慰使，但未見具體的宣慰方針，²⁸且對於盛、馬雙方均無約束力可言，無結果而返。²⁹滋泥泉子戰後，雙方迭派代表會商，然而皆有野心，均無誠意。8月，中央繼黃慕松後，復派外交部長羅文幹前來宣慰。羅文幹來到新疆，勸雙方停戰維持和平，保護交通，一時間雙方皆停戰，表示和談的誠意。盛願意委馬仲英哈密東路警備司令一職，³⁰羅文幹親往吐魯番協調，馬仲英同意接受此職位，並派代表隨羅文幹返迪化。原以為盛、馬之爭可宣告結束，盛世才卻召開軍事會議，通過再戰的決議，並扣押馬仲英的三名代表，謂其「勾結軍隊叛變」。羅文幹至此始知盛根本無和平誠意，遂乘車離開迪化，轉去伊犁，盛、馬相爭復起。³¹盛世才挾著在滋泥泉子戰勝的餘威，抽調省軍、歸化軍與東北義勇軍向達板城進攻，卻為馬仲英所擊潰，損失三分之二的兵員，³²退守迪化城。馬仲英率部圍攻迪化城，雙方攻防相當激烈，傷亡慘重。12月，盛世才向俄國求援，俄國派出數千名俄軍與十數架飛機轟炸助戰，馬仲英不敵，退至南疆的阿克蘇收容休養，迪化城被包圍月餘

²⁶ 甘肅臨夏政協供稿、王孟揚整理，〈馬仲英事變始末〉，《新疆文史資料選輯5》，頁142-143；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六），頁3241。

²⁷ 「彭昭賢來文附件《新疆報告書》，1935年，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東北華北西北軍政情報〉，縮影號：420/2062。

²⁸ 周曙山，〈新疆事變之觀察〉，《新青海》，1.6-7：72。

²⁹ 文萱編，〈一月來之西北：馬仲英失敗後之新疆〉，《開發西北》，1.4：475。

³⁰ 「新編三十六師師長馬仲英呈蔣中正電」，1933年10月24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27。

³¹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六），頁3302-3311。

³² 甘肅臨夏政協供稿、王孟揚整理，〈馬仲英事變始末〉，《新疆文史資料選輯5》，頁145。

後，至此解圍。³³

在蔣介石的想法中，原以甘肅做為新疆的基地。³⁴但邵力子文人主政的結果，對新疆的動亂無法控制，連甘肅境內的軍隊也不受約束。而中央忙於處理日本與中共問題，面對新疆的亂事，應變措施顯得緩慢且無明確方針。當時有輿論認為，維吾爾族反抗金樹仁之時，中央即應派大員前往查辦，並命盛世才維持治安，馬仲英自然不敢妄動。但中央遷延時日，待黃慕松入新，戰事已經擴大。³⁵馬仲英師為中央編制，擅自率部入新，並違抗中央停戰命令，³⁶應撤銷其新編三十六師番號，一面命盛世才加以剿辦，一面派遣中央軍隊前往征討，方能維持軍紀。而中央對於盛、馬之爭，始終不下一孰是孰非之判決，任其火併，造成新疆人民財產與生命的嚴重損失。盛、馬之爭期間，中央未遣一兵一卒，亦未給過一錢，雖曾派黃慕松與羅文幹入新宣慰，可是僅以「中央聲勢」就試圖讓雙方罷兵，也難怪中央大員二次入新後，新局依舊混亂。³⁷盛世才靠俄國的幫助打敗馬仲英，解迪化城之圍，相較之下，中央未給兵、未給錢，態度消極，無法有效制止新疆亂事。馬仲英撤退至南疆後，南疆維吾爾族紛紛崛起，各自為政，³⁸政局益不可收拾。

1933年5月4日，行政院國務會議派任鄂贛邊區剿匪總指揮朱紹良為甘肅省政府主席，³⁹甘肅由文人主政改為軍人主政。文人主政的結果，證明邵力子無法有效控制青馬、陝軍等地方實力派，更遑論穩定西北政局。蔣介石基於甘肅境內漢回共處、軍隊龐雜，先派朱紹良入甘布置，待甘肅穩定再派文人主甘。在蔣的想法中，朱紹良雖軍人出身，但不帶

³³ 「彭昭賢來文附件《新疆報告書》」，1935年，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東北華北西北軍政情報〉，縮影號：420/2062。

³⁴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二十冊）（臺北：國史館，2005），1933年5月2日條，頁10。

³⁵ 文萱編，〈一月來之西北：馬仲英失敗後之新疆〉，《開發西北》，1.4：475。

³⁶ 「蔣中正覆新編三十六師師長馬仲英電」，1933年10月24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27；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二十冊），1933年6月15日條，頁563-564。

³⁷ 文萱編，〈一月來之西北：馬仲英失敗後之新疆〉，《開發西北》，1.4：475。

³⁸ 「陳良轉呈蔣中正彭昭賢元電」，1934年2月20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48。

³⁹ 朱紹良先生紀念集編輯委員會編，《朱紹良先生年譜》（臺北：陸軍印製廠，1964），頁18。

兵員隨往甘肅赴任，與文人無異。⁴⁰實際上，蔣在同年 3 月已調嫡系部隊胡宗南第一師前往甘肅隴南地區，⁴¹有軍隊做後盾，朱紹良絕非「與文人無異」，這是邵力子所不及。馬仲英與新疆的動亂，暴露中央在西北控制力薄弱的事實；朱紹良主甘與胡宗南部隊的入駐，顯示中央欲加強控制西北的決心。

（三）中央對青馬的疑慮

新疆戰事愈演愈烈之時，中央曾考慮派兵夾擊馬仲英。中央嫡系軍隊大部與中共作戰，一時不易抽調，位於鄰省的青海軍隊成為考慮的目標。但馬仲英本係青馬一份子，屢有與青馬相勾結的傳聞，加以民族、宗教等因素，使得蔣介石對青海軍隊充滿疑慮。

馬仲英駐防肅州時，邵力子曾報告其與陝軍互通有無，馬鴻逵更直接指稱，孫蔚如、鄧寶珊（時任甘肅省政府委員兼西安綏靖公署駐甘行署主任）對甘省素有企圖，楊虎城派人煽惑馬仲英與馬步芳團結，請中央速派胡宗南師移駐隴南，以資鎮懾。⁴²馬仲英駐防肅州時，即有與馬步芳相結的情事傳出。1933 年 5 月，馬仲英再度率部進入新疆，其遺留下來的肅州防地，馬步芳欲派部填防。⁴³馬鴻逵對於馬步芳此舉表示反對，認為以馬步芳部駐肅州「可慮甚多」，⁴⁴並要求中央命駐甘州、涼州的馬步芳部隊亦調回青海，另派可靠軍隊駐防肅州，任熟悉漢、回情形專員坐鎮，以便宣慰。⁴⁵蔣介石一方面以馬步芳駐地最近肅州為由，同意馬步芳部隊填防肅州；另一方面認為馬步芳與馬仲英關係時親時疏，

⁴⁰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二十冊），1933 年 5 月 2 日條，頁 10-11。

⁴¹ 胡宗南上將年譜編纂委員會編，《胡宗南上將年譜》（臺北：胡宗南上將年譜編纂委員會，1972），頁 50。

⁴² 「朱培德轉呈馬鴻逵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 年 3 月 21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70。

⁴³ 「朱培德、唐生智呈蔣中正電」，1933 年 5 月 15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85。

⁴⁴ 「馬鴻逵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 年 6 月 3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93。

⁴⁵ 「馬鴻逵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 年 5 月 19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87。

囑咐鄧寶珊確查兩人是否真有「不顧同教，勢如水火之處」。⁴⁶

隨著盛、馬之爭愈演愈烈，馬仲英與青馬勾結的傳聞未有平息的跡象。黃慕松入新宣慰之際，有傳聞馬步芳將率部抵達哈密，⁴⁷蔣介石接獲電報，命黃慕松確查馬步芳與馬仲英是否行動一致。⁴⁸相隔一個禮拜，中央欲發表孫殿英為青海屯墾督辦，汪兆銘表示反對，認為青海馬麟和馬步芳表面與馬仲英相反，實際相通，若發表孫殿英為青海屯墾督辦，恐促成回教民眾脫離獨立。⁴⁹同年7月，朱紹良報稱，接獲情報指出，馬仲英於6月28日派其軍需長張夢九及參謀長馬玉農赴甘州、涼州與馬步芳部下韓玉山及騎兵第二師師長馬步青接洽，希冀青海軍讓出肅州，由馬仲英退回肅州接防，⁵⁰蔣命朱紹良密查馬步芳與馬仲英，是否有結合之實情。⁵¹

青馬面對不利自身的傳聞，亦試圖加以澄清。馬仲英係馬麟侄子，馬步芳與馬步青的堂兄弟，深厚的血緣關係是無法改變的事實，青馬對此表明，大義滅親在所不惜，唯中央之命是從，⁵²並派代表馬騰雲面見朱紹良，再次表示願率軍討伐馬仲英，以平息新疆亂事，鞏固邊防，為國效命，⁵³宣示立場的意味相當濃厚。儘管青馬宣稱願大義滅親，為國效命，仍無法完全澄清中央對其疑慮。在黃慕松入新宣慰之前，曾有建議中央令馬步青以宗教關係前往新疆宣撫維吾爾族，並委以事權，制止

⁴⁶ 「蔣中正覆鄧寶珊電」，1933年5月28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91。

⁴⁷ 「宣慰使黃慕松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6月8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95。

⁴⁸ 「蔣中正覆宣慰使黃慕松電」，1933年6月9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95。

⁴⁹ 「行政院長汪兆銘致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6月15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97。

⁵⁰ 「朱紹良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7月31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11。

⁵¹ 「蔣中正覆朱紹良電」，1933年8月1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11。

⁵² 「朱培德、唐生智呈蔣中正電」，1933年6月21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99。

⁵³ 「青海南部邊區警備司令部參謀長馬騰雲呈蔣委員長電」，1933年7月1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01。

馬仲英擅自西進，而蔣介石以「馬步青之環境及關係」⁵⁴不適此重任為由，否定此項建議。陳果夫亦曾建議蔣密令馬步芳進擊馬仲英，迫使馬仲英改路，再令新疆省軍予以迎頭痛擊，一股肅清。⁵⁵但蔣認為「密令馬步芳追襲改路似應不妥，蓋種族關係、回漢成見未除，恐變化當多，其內容或不如此簡單耳」，⁵⁶將內心的顧慮表露無遺。

黃慕松入新宣慰後，青海省黨部籌備委員郭學禮曾向蔣提議，命馬步芳率騎兵夾擊馬仲英，並以宗教關係協助黃慕松安撫維吾爾族，效法清代左宗棠之「以回制回」政策，運用馬步芳牽制馬仲英、馬鴻逵等，達到「以馬制馬」⁵⁷的效果。這項提議並未受到蔣的採納，青馬未受命隨同黃慕松入新宣撫。青馬與新疆維吾爾族同屬伊斯蘭教，因宗教關係，被認為適合入新宣撫，但蔣也基於宗教、民族等理由，對青馬有所顧慮，派軍計畫始終未成行，雖有中央官員黃慕松及羅文幹入新宣慰，可惜成效甚微。

甘肅政變後，中央不再信任西北地方實力派，決定派邵力子主甘肅。邵力子隻身赴任，缺乏中央嫡系軍隊做為支援，對於甘肅境內的地方實力派無法有效約束，遑論制止馬仲英與新疆動亂。文人主政的效果不如預期，甘肅並未成為蔣介石心目中的新疆基地。而中央處理新疆問題的態度，予人消極的觀感。維吾爾族武裝反抗省主席金樹仁時，中央即應介入，但處理日本問題與對中共作戰，導致中央對於新疆問題的處理遷延日久。從甘肅政變至新疆事件可以看出，西北問題的處理並非中央的第一順位，日本、中共及對中央有威脅的地方實力派，才是中央優先解決的課題。待中央注意到新疆問題時，戰火已擴大至難以收拾。

青海軍隊隸屬中央軍，青馬與新疆維吾爾族同屬伊斯蘭教，青海地理位置又與新疆相鄰，遂有建議蔣介石派青馬入新宣慰，並率軍夾擊馬仲英；但種種關於青馬與馬仲英相結的傳聞，再加上宗教、民族等因素，

⁵⁴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二十冊），1933年5月16日條，頁225。

⁵⁵ 「陳果夫呈蔣中正電」，1933年5月18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88。

⁵⁶ 「蔣中正覆陳果夫電」，1933年5月22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88。

⁵⁷ 「青海省特別黨部籌委會委員郭學禮呈蔣校長函」，1933年6月25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01。

蔣對於青馬仍有顧慮，始終未派青馬入新。由此可以得知，在孫殿英事件爆發前，中央與青馬的關係並非處於完全互信的狀態之中，青馬無法突破中央對其民族、宗教的疑慮。蔣兩次派中央大員入新宣撫，不發一兵一卒，僅以中央聲勢欲解決盛、馬之爭，宣撫的結果，政局依舊動盪，證明中央聲勢無法有效安定局勢，尤其盛世才在迪化被包圍時，中央未予經濟和軍事的援助，最終依恃俄國的援軍解迪化之圍，再一次打擊中央聲勢。

至於馬仲英的最後結果，率四、五千人退至南疆的阿克蘇後，整軍休養，試圖再起。盛世才依恃俄國援軍，於1934年6月向馬仲英發動總攻擊，馬軍不敵，撤退至喀什噶爾，8月馬軍瓦解，餘眾退入和闐。馬仲英由甘肅進入新疆時，有數位陝、甘共產黨員參與其中，當馬仲英退至喀什噶爾之際，透過共產黨員與俄國領事的聯繫，表示願赴俄國學習。得到俄國政府的同意後，在俄人的護送下，馬仲英離開軍隊赴莫斯科學習軍事。盛世才會要求俄方將馬仲英引渡回國，為俄方拒絕。⁵⁸馬仲英未再回到中國，在俄國結束其傳奇的一生。關於馬仲英的死，有三種說法：其一、在支援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戰爭中喪生；其二、被俄國當局暗殺；其三、在俄國衛國戰爭中飛機失事喪生。大陸學者董漢河就這三種說法訪問馬彥良（曾任馬仲英部旅長，與馬仲英一起在俄國待過一年）和馬丕烈（曾參加河州事變），兩人認為第一種說法缺少根據，俄國也不可能暗殺培養多年，且一直在追求進步的馬仲英，所以第三種說法的可能性較大；⁵⁹也有著作傾向支持第二種說法，認為馬仲英被史達林懷疑為英國間諜，而將其秘密處死。⁶⁰其死亡真相目前還不得而知，但這位十七歲起事，叱吒西北近十年的風雲人物，從此消失在歷史的舞臺。由於盛、馬之爭牽涉到回、漢問題，曾有官員建議蔣介石宣安與安頓馬鴻逵、馬步芳與馬步青等回部。⁶¹逐漸發酵的回、漢問題，在孫殿英事件中，演變成回族地方實力派聯合對抗孫殿英。

⁵⁸ 「彭昭賢來文附件《新疆報告書》」，1935年，國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東北華北西北軍政情報〉，縮影號：420/2062。

⁵⁹ 董漢河，〈馬仲英與河州事變〉，《西北史地》，3：101-102。

⁶⁰ 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所所長的牙含章，向《西北五馬》的作者吳忠禮持此說法。參見參見吳忠禮、劉欽斌主編，《西北五馬》，頁175，註一。

⁶¹ 「王應松呈蔣中正函」，1933年7月21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07。

第二節 發布青海西區屯墾督辦

（一）孫殿英事件的緣起

孫殿英，名魁元，1889年出生於河南省永城縣，一生甚少讀書，不務正業，與地痞流氓鬼混。⁶²1913年，孫殿英到豫西加入土匪張治公，不久，張治公受劉鎮華招撫為鎮嵩軍第二路標統，孫亦轉入其中。孫在鎮嵩軍中，利用販毒蓄積財富，於1916年脫離鎮嵩軍，加入宗教組織廟道會，吸收信眾，發展自身勢力。1922年，孫投入河南陸軍第一混成團團長兼豫西鎮守使丁香玲陣中，先任鎮守使署副官，後改任機槍連連長，⁶³乘機收容豫西土匪、廟道會信眾、流氓賭徒、煙毒販子等，其性質與行動，實為一股掛著軍隊招牌的土匪。⁶⁴

1924年9月，孫殿英趁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連陷陝州、大安、汝州、郟縣、禹縣、嵩縣、寶豐等地，人民生命與財產的損失不可勝計，沿途匯合土匪，聚眾數千人，自稱「河南自治軍」總司令。⁶⁵1925年，孫率部投靠山東督辦張宗昌，先後任直魯聯軍的師長、軍長。1927年，張宗昌派孫開赴河南，支援奉軍對抗馮玉祥的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結果馮玉祥勝利，孫率殘部退至直隸薊縣一帶，後接受蔣介石招撫，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團第十二軍軍長，⁶⁶孫從土匪一躍成為國民革命軍。

孫部納入國民革命軍後，軍隊素質仍不改土匪本色，盜掘清東陵一案，可視為其代表，也是其盜墓賊惡名的由來。民國年間，清東陵因地方當局疏於管理，曾屢遭盜掘。1928年，孫率部駐在東陵附近的薊縣，

⁶² 張和宣、蘇勛丞口述，張知人整理，〈我所知道的孫殿英〉，《河南文史資料選輯3》（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頁111。

⁶³ 閻樹梅，〈孫殿英其人〉，《永城文史資料2》（永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永城縣委員會，1985），頁123-124。

⁶⁴ 張述孔，〈流氓軍閥孫殿英〉，《文史資料選輯7》（北京：中華書局，1961），頁143。

⁶⁵ 閻樹梅，〈孫殿英其人〉，《永城文史資料2》，頁124。

⁶⁶ 張和宣、蘇勳丞口述，張知人整理，〈我所知道的孫殿英〉，《河南文史資料選輯3》，頁112；張述孔，〈流氓軍閥孫殿英〉，《文史資料選輯7》，頁143-145。

根據文史資料，孫主動提出掘陵，交由第五師師長譚溫江策劃，於7月2日成功掘陵盜墓。⁶⁷掘陵案爆發後，受到各方矚目，先後捉拿掘陵犯譚溫江等人，由閻錫山的平津衛戍總司令部組織高等軍法會審，於1929年4月20日在北平開審，6月13日預審終結，審判長將判決書寄呈國民政府軍政部，國民政府軍政部未將該判決書內容公布，該案以不了了之收場。主事者孫殿英在閻錫山的迴護下，⁶⁸未受到軍法的審判，然盜墓賊之惡名，由此而生。

東陵盜墓案發生後，孫軍奉命移駐皖北蒙城，適逢舊長官張宗昌趁日本侵占膠濟鐵路之際，糾合魯軍餘部，企圖東山再起。孫加入張宗昌軍，參與膠東混戰。在蔣介石派兵馳援下，張宗昌敗逃日本，孫再度被招撫。蔣對於孫的忠誠度產生懷疑，曾電當時山東省政府主席陳調元，命其解決孫部。但解決孫部一事，為隨即爆發的反蔣戰爭所轉移。1929年10月10日，馮玉祥部將宋哲元、劉郁芬、孫良誠等人通電指責中央，並請馮復任國民軍總司令，由宋哲元代理，分八路討蔣。12月5日，討逆軍第五路總指揮唐生智在鄭州通電就任護黨救國軍第四路總司令，加入反蔣陣營。孫殿英又見風轉舵，投入唐生智軍。1930年1月13日，唐生智離軍下野，反蔣勢力失敗，孫率部移駐安徽亳州。⁶⁹孫殿英的叛服無常，使蔣對其失去信任，這股不信任感，影響到將來蔣對於孫的判斷與考量。

1930年5月，中原大戰爆發，孫殿英再度投入反蔣陣營，曾奉閻錫山與馮玉祥之命死守亳州兩個多月，蔣介石動員八、九萬人圍攻亳州，城內彈盡援絕，至馮玉祥派軍援助，孫軍才能突圍北去，轉戰河南。⁷⁰中原大戰結束後，孫隨馮退往山西，參加反蔣陣營的結果，使得孫與閻錫山、馮玉祥及二人之部下將領建立不錯之關係。⁷¹張學良在中原大戰後，

⁶⁷ 王永生，〈孫殿英盜陵始末〉，《濮陽文史資料3》（濮陽：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濮陽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7），頁85-94。

⁶⁸ 胡平生，〈政治權謀與戰爭創傷：一九三四年「拒孫之役」始末〉，《臺大歷史學報》，36（臺北，2005.12）：114-115。

⁶⁹ 胡平生，〈政治權謀與戰爭創傷：一九三四年「拒孫之役」始末〉，《臺大歷史學報》，36：115-116。

⁷⁰ 張蔭庭，〈孫殿英三次禍亳親歷記〉，《安徽文史資料7》（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頁55。

⁷¹ 胡平生，〈政治權謀與戰爭創傷：一九三四年「拒孫之役」始末〉，《臺大歷史學

負責對閻、馮軍進行整編，孫部亦在整編之列。1933年1月，日軍攻佔山海關，2月又大舉進攻熱河，張學良時任代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負責華北軍政，遂令孫殿英率部開往熱河作戰，孫任總指揮兼軍長。3月1日，孫軍在赤峰與日軍茂木騎兵團展開激戰，孫殿英與副軍長于世銘親臨戰線指揮，在日軍新式武器與三十餘輛坦克的攻擊之下，孫軍退至赤峰市內展開激烈巷戰，最終不敵，奉命退至圍場縣錐子山一帶。日軍率領滿、蒙偽軍，向錐子山的孫軍發動攻擊，孫軍雖奮勇抵抗，自身傷亡亦烈，退駐察哈爾省境內。⁷²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抗日情緒高漲，孫軍在熱河與日軍作戰約一個月，博得輿論好評，扭轉國人對其「流氓軍閥」的形象，甚至有「抗日英雄」之美譽。⁷³孫軍因參與熱河抗日，退駐察哈爾省境內，適逢馮玉祥在察省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促成其率部西進。

蔣介石為何任命孫殿英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大部分的著作與回憶資料認為，蔣此舉有二項用意：其一，調離孫軍，避免孫與馮玉祥聯合；其二，使孫軍與青馬互鬥，削弱地方實力派勢力，中央可得漁翁之利。⁷⁴亨斯博格提出另一項觀點，認為蔣命孫前往青海西區開墾，其目的在於防備從新疆而來的俄國勢力，⁷⁵但根據檔案資料顯示，調離孫軍，避免孫與馮玉祥聯合，是蔣當時的唯一考量。1933年5月，馮玉祥在察

報》，36：117。

⁷² 「軍事委員會高級參謀黎明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函」，1933年10月20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30。

⁷³ 文萱編，〈一月來之西北：孫殿英由察西開之經過〉，《開發西北》，1.4（南京，1934.02）：244；李慶馨，〈屯墾青海與開闢西北〉，《天津大公報經濟月刊》，1933年10月4日，收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革命文獻88：抗戰前國家建設史料—西北建設》（第一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頁89。

⁷⁴ 王劍萍，〈西北四馬在寧夏合擊孫殿英的回憶〉，《青海文史資料選輯3》（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64），頁70-71；姚鈞，〈馬鴻逵、馬步芳寧夏拒擊孫殿英的紀略〉，《青海文史資料選輯1》，頁51；文斐主編，《我所知道的馬步芳家族》，頁120；全國政協、青海省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青海三馬》，頁113；吳忠禮、劉欽斌主編，《西北五馬》，頁208；高屹，《蔣介石與西北四馬》，頁103；陳秉淵，《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四十年》，頁27；楊效平，《馬步芳家族的興衰》，頁110。

⁷⁵ 默利爾·亨斯博格（Merrill Rurh Hunsberger）著，崔永紅譯，《馬步芳在青海：1931-1949》，頁41。

哈爾省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於 26 日通電各方，就任總司令一職，並以軍事行動收復多倫。⁷⁶馮玉祥以抗日守土為號召，實際上是反蔣、反國民政府。⁷⁷孫殿英時正率部駐在張家口以東的沙城，佔有平綏鐵路一百多里，何應欽認為孫部「與馮相距甚近，孫不調開察，事難澈底解決」，⁷⁸深恐孫與馮聯合。不過，移壘之事乃孫所自行提出，其欲「遠離漩渦，移屯邊荒」，願率部前往陝北、綏西開壘。⁷⁹孫殿英為何自請率部赴西北開壘？學者胡平生有五點分析：一、孫如支持馮，中央即師出有名，藉機將其解決；二、欲保留實力，避免與日軍再戰，以遠離華北為上策；三、避免中央命其武力討馮，陷於兩難之境；四、西北地廣人稀，非中央勢力範圍，大有發展的空間；五、閻錫山曾鼓勵其向西北發展，對他有一定程度的影響。⁸⁰蔣同意孫軍西移開壘，遠離馮玉祥，並認為解決察省事件的第一步驟是「催孫殿英速行」，⁸¹但對於開壘地點則多所考慮。

孫軍約六萬餘人，何應欽認為若不開往邊疆，內地各省無法消納孫軍之眾，⁸²於是建議就新疆與青海兩地加以考慮。蔣考慮新疆當時盛世才與馬仲英之爭未決，如發表孫至新疆開壘，恐新疆政局益加複雜；如發表孫至青海屯壘，需取道蘭州，實多可慮，無論新疆或青海，都會引起糾紛，別生枝節，故名義發表為一問題，屯壘地點與行經路線又是一個問題，⁸³更顧慮馮是否會隨孫軍西行。⁸⁴商討結果，決定任命孫為青海

⁷⁶ 李雲漢，〈馮玉祥察省抗日事件始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臺北，1971.06）：302-305。

⁷⁷ James E. Sheridan,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 p271.

⁷⁸ 「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6月19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98。

⁷⁹ 「孫殿英致魯雨亭電」，1933年6月8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收入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編選，〈孫殿英部青海屯壘檔案始料選〉，《民國檔案》，4（南京，1994.04）：27。

⁸⁰ 胡平生，〈政治權謀與戰爭創傷：一九三四年「拒孫之役」始末〉，《臺大歷史學報》，36：120-121。

⁸¹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二十一冊）（臺北：國史館，2005），1933年7月3日條，頁21。

⁸² 「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6月19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98。

⁸³ 「蔣中正覆行政院長汪兆銘電」，1933年6月1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97。

西區屯墾督辦，西區二字的加上，是避免與東區西寧的青馬有所衝突。⁸⁵儘管加上西區二字，青馬仍反對孫的西進，寧馬害怕孫假道滅虢，亦加以反對。中央爲了調離孫，不惜冒著地方實力派的反對，發表孫爲青海西區屯墾督辦，蔣自謂「此種以鄰爲壑之臨時辦法，固無怪青海、寧夏諸馬之頓起恐慌」，⁸⁶故不禁感嘆時局曰：「北方倭僞問題未決，馮方勾結赤匪與倭寇並進，孫殿英屯青命令發表，青海亦一大患，茫茫前途，不知所止」。⁸⁷由此可知，發布孫爲青海西區屯墾督辦，是中央欲調離孫的臨時辦法，中央試圖避免孫與青海發生衝突，還加註西區字樣，未有欲孫與西北諸馬相爭之意，然事情的發展無法完美，雖調離孫軍，卻也對西北政局造成一大隱憂。

（二）中央與各地方實力派的態度

中央欲發表孫殿英爲青海西區屯墾督辦的消息傳出，中央與地方皆有反對聲音。青海首先發難，青馬利用青海境內多民族的特性，稱蒙、藏人民紛紛向青海省府請願，深恐重演國民軍在西北之種種惡行；⁸⁸馬鴻逵謂任命孫殿英之舉，關係西北全局，尤其在新疆事變擴大之際，孫率軍前來，則「西北情勢岌岌可危」。⁸⁹中央人員對於孫軍西進的顧慮，在於民族、宗教的考量，深恐激起回、漢衝突。行政院長汪兆銘認爲馬步芳與馬仲英相通，若發表孫名義，恐青馬產生疑懼，「促成回教民眾脫離獨立之趨勢」，希蔣再三考慮；⁹⁰軍事委員會參謀次長賀耀組亦擔憂

⁸⁴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二十冊），1933年6月15日條，頁566。

⁸⁵ 「行政院長汪兆銘致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6月123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99。

⁸⁶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二十冊），1933年6月24日條，頁646。

⁸⁷ 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二十一冊），1933年7月2日條，頁7。

⁸⁸ 「朱培德轉呈馬麟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6月2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00。

⁸⁹ 「朱紹良轉呈馬鴻逵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6月21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99。

⁹⁰ 「行政院長汪兆銘致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6月15日，國史館藏，《蔣中

孫名義一經發表，馬步芳與馬仲英勢必復合，甚至「回教軍全部聯合，以謀反抗」，建議蔣先使孫軍移入中央勢力的甘肅，待地方反對聲浪較為平息，相機再入青海，保留伸縮餘地，希緩一星期發表，以資商榷；⁹¹青海省特別黨部籌委會委員郭學禮認為，發表孫名義，以回制回政策將不可行，「回教各部定起反抗」，且「驅諸馬於一致，而演成西北回、漢對峙之局勢」，⁹²非中央與地方之福。汪兆銘更坦言，與蔣介石、何應欽再三討論，「回部猜畏」即為中央顧慮最大者。⁹³儘管反對聲不斷，中央依然按照原定計畫，於1933年6月27日，正式任命孫殿英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⁹⁴掀起另一波反彈。

正式任命孫殿英的消息傳出，馬麟致電中央謂青海蒙、藏、回、漢各民族奔相走告，人心惶惶，如孫必欲西來，民意軍心實難抑制，萬一事出意外，不僅青海，西北從此多事矣。⁹⁵語氣中，透露出可能會有軍事衝突的發生。7月1日，南京廣播電臺電稱青海省主席馬麟對孫殿英蒞青表示歡迎；7月2日，馬麟隨即致電國民政府，澄清並無致電表示歡迎之意，⁹⁶明白表現出對孫的不歡迎。青海的商、學與工界亦紛紛罷市、罷課及罷工表示抗議，並於7月5日召開拒孫請願大會，推舉代表五人赴南京請願，並陳述青海西區四時有積雪、積冰，無寸土可墾，青海糧食已不足，無法供給孫軍之眾，且青海軍事完整，無須再派軍之必要，希望中央收回成命。然命令已發布，無法收回，蔣令馬麟的來電暫

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97。

⁹¹「軍事委員會參謀次長賀耀組呈蔣中正電」，1933年6月23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99。

⁹²「青海省特別黨部籌委會委員郭學禮呈蔣校長函」，1933年6月25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01。

⁹³「汪精衛致朱紹良等電」，1933年7月13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收入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編選，〈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始料選〉，《民國檔案》，4：31。

⁹⁴「蔣中正電詢孫殿英政府擬任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能否赴任及經費著落」，1933年6月27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蔣總統籌筆/統一時期〉，檔號：010200-086049。

⁹⁵「朱培德、唐生智轉呈青海省主席馬麟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卅電」，1933年7月5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01。

⁹⁶「青海省政府致國民政府電」，1933年7月2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收入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編選，〈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始料選〉，《民國檔案》，4：28。

不回覆。⁹⁷蔣的態度堅決，馬麟轉透過蒙藏委員會致電行政院，希冀行政院能收回成命，⁹⁸然行政院僅僅回函要求蒙藏委員會對青海蒙、藏人民妥為曉諭勸慰，無收回成命的打算。⁹⁹眼看收回成命無望，青馬決定採取更積極的行動，以回族身分，聯絡馬鴻逵一同反抗孫殿英西來，「為弱小民族奮鬥」，¹⁰⁰採取「事實上之抵制」。¹⁰¹青馬至此展現出不惜武力對抗中央命令的決心。

孫殿英得知自己將被任命青海西區屯墾督辦的消息，雖不是原先預定的綏西、陝北，仍表示服從，希中央早日發表名義。¹⁰²名義發表後，孫軍由沙城開拔急進，¹⁰³7月21日抵達大同，7月27日已抵包頭。¹⁰⁴此時，青、寧已公開表示反對孫西進，朱紹良、楊虎城亦表態反對。¹⁰⁵孫殿英曾致電蔣介石陳述陝、甘、青、寧反對情形，謂當設法疏通後，再行前進，並向中央借西行的餉糧及設備費一百一十萬元，否則留駐包頭待命。孫此舉，蔣認為其真意欲停駐包頭、五原，非真有西行決心，¹⁰⁶率

⁹⁷「朱培德、唐生智轉呈青海省主席馬麟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微午電」，1933年7月8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02。

⁹⁸「蒙藏委員會致行政院秘書處函」，1933年7月15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收入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編選，〈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始料選〉，《民國檔案》，4：31。

⁹⁹「行政院秘書處致蒙藏委員會函」，1933年7月19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收入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編選，〈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始料選〉，《民國檔案》，4：32。

¹⁰⁰「葛武榮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7月21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07。

¹⁰¹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二十一冊），1933年7月12日條，頁86。

¹⁰²「四十一軍軍長孫殿英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6月17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098。

¹⁰³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二十一冊），1933年7月12日條，頁86。

¹⁰⁴「四十一軍軍長孫殿英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7月21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07；「四十一軍軍長孫殿英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7月27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10。

¹⁰⁵「甘肅省主席朱紹良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7月28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10；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二十一冊），1933年7月12日條，頁86。

¹⁰⁶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二十二冊）（臺北：國史館，2005），

部西移不至成爲事實，希馬鴻逵、馬麟不要過於疑慮。¹⁰⁷但9月24日起，駐包頭的孫軍開始動員西進，開赴綏遠的五原。¹⁰⁸

8月14日，馮玉祥離開察省赴山東泰安，¹⁰⁹察省事變和平解決。中央同意孫殿英赴青海開墾，原是解決察省事變的臨時辦法，如今察省事變已告一段落，馮玉祥也未隨孫軍西移，中央回頭解決孫殿英的西進問題。8月28日，軍事委員會委任朱紹良爲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¹¹⁰指揮三省軍事，任命理由爲「西北軍事情形複雜，回漢情感未孚，更有統一指揮，妥爲編配之必要」，且諸馬與楊虎城均表示擁戴，望朱以恩威並濟之法，統馭回部諸馬。¹¹¹孫赴青海開墾的消息傳出，朱紹良即持反對態度，希望中央明令孫部暫緩西移或予另調，¹¹²如今中央任命朱兼任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負責指揮三省軍事，顯示中央亦知軍事衝突爆發的可能性，可是並不代表中央已決心武力解決孫軍。蔣於9月1日指示何應欽處置孫殿英辦法時，認爲諸馬已準備武力抗拒，如果一意孤行，「西北將糜爛，回漢益滋糾紛」，孫部愈行愈遠亦難收拾，「中央進止兩難，暫觀察事勢之推移」，而圖補救爲宜。¹¹³可見此時還未有具體解決孫部的辦法，持觀望態度。中央並不認爲孫會率部西行，亦不願孫率部遠行，

1933年8月19日條，頁53-54。

¹⁰⁷「蔣中正覆甘肅省主席朱紹良電」，1933年8月4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12；「蔣中正覆青海省主席馬麟電」，1933年9月2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18。

¹⁰⁸胡平生，〈政治權謀與戰爭創傷：一九三四年「拒孫之役」始末〉，《臺大歷史學報》，36：129。

¹⁰⁹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二十二冊），1933年8月19日條，頁53。

¹¹⁰「蔣中正電軍委會任朱紹良兼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1933年8月28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蔣總統籌筆/統一時期〉，檔號：010200-092010。

¹¹¹「蔣中正覆甘肅省主席朱紹良電」，1933年8月2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16；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二十二冊），1933年8月28日條，頁173-174。

¹¹²「朱紹良、馬麟、馬鴻逵、鄧寶珊呈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長汪兆銘、牯嶺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9月21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23。

¹¹³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二十二冊），1933年9月1日條，頁198。

名義的發布僅是「空氣作用」，¹¹⁴但事情演變至今，中央進退兩難。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的任命屬於預先準備，然另一個地方實力派的出現，才讓中央決心武力解決孫軍。

孫殿英與閻錫山在中原大戰中，建立不錯的交情，以「自家人」相稱。¹¹⁵雖稱自家人，但不容許勢力範圍或個人利益遭到損害，當何應欽就孫率部屯壘綏西向閻詢問時，閻答「綏西兵多地少，再添隊伍實屬無地可容」，拒絕孫屯壘綏西的要求。¹¹⁶孫軍移駐包頭後，孫曾透過晉軍騎兵司令趙承綬尋求閻錫山的支持，閻希望孫早日西進，不要停留綏西，遂提供孫軍迫擊砲彈五千發、手榴彈三萬顆、步機槍子彈五十萬發，¹¹⁷並贊助開拔費，促其西行。¹¹⁸ 陝、甘、寧、青各省表示反對孫西進之際，獨閻錫山鼓勵孫率部西壘乃中央明令，「不必顧慮，逕行西開可也」，¹¹⁹急於送客出境的心態表露無遺。¹²⁰孫留綏西非閻錫山與傅作義（時任綏遠省主席）所願，西行則為甘、青、寧所拒，進退兩難。當此之際，閻派人向中央表示願協力解決孫部，蔣亦同意由地方實力派夾擊為「最有效之方法」，孫的名義由中央所發表，中央不便介入，命青、寧與晉、綏切實密商，朱紹良秘密主持，由地方自動協力一舉夾擊之。¹²¹閻錫山表達解決孫部的決心，蔣派內政部長黃紹竑居中連絡晉、綏與青、寧，¹²²試

¹¹⁴ 「蔣中正覆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電」，1933年9月2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23。

¹¹⁵ 「孫軍長才密儉午電」，1933年3月30日，國史館藏，《閻錫山檔案》，〈閻伯川先生要電紀事錄存/關於解決孫軍之件〉，縮影號：12/0381。

¹¹⁶ 「北平何委員長砥密真行祕電」，1933年6月12日；「覆北平何委員長砥密真行祕電」，1933年6月12日，國史館藏，《閻錫山檔案》，〈閻伯川先生要電紀事錄存/關於解決孫軍之件〉，縮影號：12/0381。

¹¹⁷ 趙承綬，〈孫殿英投靠閻錫山及其進攻寧夏的失敗〉，《山西文史資料9》（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頁7-8。

¹¹⁸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二十三冊）（臺北：國史館，2005），1933年10月23日條，頁296-297。

¹¹⁹ 「覆包頭孫督辦銀密江電」，1933年10月3日，國史館藏，《閻錫山檔案》，〈閻伯川先生要電紀事錄存/關於解決孫軍之件〉，縮影號：12/0381。

¹²⁰ 「蔣中正覆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電」，1933年9月2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23。

¹²¹ 「蔣中正覆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電」，1933年9月2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23；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二十二冊），1933年9月27日條，頁585-587。

¹²² 「蔣中正覆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電」，1933年10月17日，國史館藏，《蔣中

圖以地方問題視之，實行局部解決。¹²³至此，蔣決心利用地方實力派之力量，武力解決孫部。

10月3日，朱紹良電令甘、寧、青三省境內不准孫軍設立兵站，如有發生應嚴行制止。中央明令孫部西行，朱紹良又禁止孫軍在甘、寧、青境內設兵站，兩項命令相互衝突，令首當其衝的寧夏無所適從。¹²⁴10月14日，孫軍的前鋒部隊已到達寧境的三盛公、磴口，衝突有一觸即發之勢，¹²⁵蔣命朱照「預定計畫行之」，勿對中央命令有所顧慮。¹²⁶蔣與朱的「預定計畫」是以地方實力派夾擊孫軍，因此不用顧慮牴觸中央命令，但地方實力派的態度，為這項預定計畫投下變數。

孫殿英到青西屯墾，影響青馬的勢力範圍，青馬堅決反對孫軍西進，甚至不惜以武力與中央命令對抗。朱紹良禁止孫軍在甘、寧、青三省設立兵站，馬麟即謂青海可出一師一旅開赴寧夏，並先派一騎兵團進駐寧夏中衛，以資防守。¹²⁷10月25日，馬步芳派騎兵一團、步兵一旅開赴中衛，馬步青率部集中涼州，支援寧夏。¹²⁸相較之下，馬鴻逵的態度顯得反覆不定。孫的名義發布之初，青馬與寧馬同聲向中央表示反對，但在私底下，馬鴻逵卻向孫表達歡迎。在馬鴻逵給閻的電文中，馬鴻逵自稱與孫為「至交」，如孫率隊過寧，將妥為招待，¹²⁹並派員赴包頭與孫軍聯繫。迨朱禁止孫軍在甘、寧、青三省設立兵站時，馬鴻逵再度轉而拒孫。¹³⁰不過，馬鴻逵對中央夾擊孫軍的計畫並不知情，蔣以馬鴻

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27。

¹²³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二十三冊），1933年10月13日條，頁292-293。

¹²⁴ 「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10月14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27。

¹²⁵ 「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轉呈馬鴻逵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10月14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27。

¹²⁶ 「蔣中正覆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電」，1933年10月17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27。

¹²⁷ 「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10月14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27。

¹²⁸ 「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轉呈馬鴻逵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10月25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29。

¹²⁹ 「綏遠王師長圍密沁電」，1933年7月28日，國史館藏，《閻錫山檔案》，〈閻伯川先生要電紀事錄存/關於解決孫軍之件〉，縮影號：12/0381。

¹³⁰ 「軍事委員會高級參謀黎明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函」，1933年10月20日，國史館

達「欠缺沉著」，不便告之實情，¹³¹遂未將計畫轉知馬鴻逵，造成馬鴻逵拒孫態度不堅，意圖保存實力，¹³²蔣令朱鼓勵馬鴻逵挺身堅拒，¹³³俾使夾擊能順利執行。隨著孫軍愈接近寧境，為維護勢力範圍，馬鴻逵拒孫的態度也愈堅定。

夾擊計畫的另一個要角為閻錫山。閻不願孫長駐綏西，一方面提供軍械與開拔費，促其西行；另一方面派人與蔣聯繫，表示願將王靖國師（時任第七十師師長）、趙承綬軍歸傅作義指揮，決心協同中央軍夾擊孫部。¹³⁴但蔣與朱隨即發現，閻所謂的「決心」，僅是將孫軍壓迫出綏境為止，令寧、青獨自對付孫軍，¹³⁵至孫軍敗退再「合力回軍出擊」。¹³⁶蔣認為，單靠寧、青地方實力派的力量，恐不能阻孫軍西進，遂有意命孫軍停止西進，¹³⁷暫緩夾擊計畫。

11月11日，軍事委員會奉蔣電，以「現時隆冬即屆，邊荒遼曠，冰雪載途，給養困難，大軍遠行諸多不便」，命孫軍「停止西進，暫住原地，再待後命」，¹³⁸孫軍西行受阻，暫駐綏西之五原等地過冬。促成蔣暫緩孫軍西進的首因，是青、寧的反對。面對青、寧地方實力派的反對，

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30。

¹³¹「蔣中正覆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電」，1933年9月2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23。

¹³²「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轉呈葛武榮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10月14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27。

¹³³「蔣中正覆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電」，1933年10月17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27。

¹³⁴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二十三冊），1933年10月13日條，頁291-293。

¹³⁵「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轉呈馬鴻逵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10月25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29；「蔣中正覆北平分會委員長何應欽電」，1933年11月1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30。

¹³⁶「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10月14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27。

¹³⁷「蔣中正覆北平分會委員長何應欽電」，1933年11月1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30。

¹³⁸「北平何委員長鎮密蒸午行秘電」，1933年11月12日，國史館藏，《閻錫山檔案》，〈閻伯川先生要電紀事錄存/關於解決孫軍之件〉，縮影號：12/0381；「軍事委員會第一廳致行政院秘書處函稿」，1933年11月11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收入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編選，〈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始料選〉，《民國檔案》，4：40。

蔣一再認為孫軍不會西行，¹³⁹僅是「空氣作用」，¹⁴⁰希望藉此安撫青、寧兩省。但隨著孫軍的迫近，青、寧各界的反對亦趨激烈。10月11日，馬鴻逵致電中央，請求辭職，¹⁴¹10月14日，寧夏省政府全體委員亦通電請求總辭職。¹⁴²10月19日，馬麟率省政府全體委員致電汪兆銘，請求中央「制止孫部西進，另行處置」，否則「惟有通電辭職，以謝國人」。¹⁴³緊接著，國民黨甘肅黨務整理委員會、青海民眾拒孫請願大會、甘寧青三省的教育會、工會、農會、商會、各學校、各學會、新聞記者工會、回教促進會、青海藏文化促進會等，甘、寧、青各機關團體亦紛紛致電中央，要求制止孫軍西進，¹⁴⁴反對聲浪不斷。尤其青、寧地方實力派係回族出身，時新疆事變未平，日本人又唆使內蒙古、維吾爾族獨立，如執意孫軍入青，恐引起更大的回、漢糾紛，且內蒙、新疆乘機起事，西北政局將益不可為。¹⁴⁵

再者，蔣命孫軍暫駐原地的另一原因，是爲了與閻錫山聯繫。青海軍隊開赴寧夏，決心以武力阻止孫軍西進。閻急於送孫軍出境，接濟軍火與開拔費，並出兵大同以北，迫其離開綏境爲止，¹⁴⁶非真心夾擊之。

¹³⁹「蔣中正覆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電」，1933年8月5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12；「蔣中正覆青海省主席馬麟電」，1933年9月4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18。

¹⁴⁰「蔣中正覆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電」，1933年9月2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23。

¹⁴¹「馬鴻逵致林森等電」，1933年10月11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收入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編選，〈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始料選〉，《民國檔案》，4：35-36。

¹⁴²「寧夏省政府委員羅震等致行政院電」，1933年10月14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收入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編選，〈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始料選〉，《民國檔案》，4：37-38。

¹⁴³「馬麟致汪精衛電」，1933年10月19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收入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編選，〈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始料選〉，《民國檔案》，4：38。

¹⁴⁴「甘肅黨務整委會致行政院電」，1933年10月24日；「青海民眾拒孫請願大會致行政院電」，1933年10月27日；「甘寧青教育會等致行政院電」，1933年11月4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收入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編選，〈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始料選〉，《民國檔案》，4：39-40。

¹⁴⁵「軍事委員會高級參謀黎明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函」，1933年10月20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30。

¹⁴⁶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二十三冊），1933年11月9日條，頁380。

朱紹良恐獨以青、寧的力量，無法阻孫軍西進，希蔣明令孫軍緩進，待與晉綏切取聯絡後，再做第二步之處理。¹⁴⁷蔣亦同意此建議，先命孫停止西開，暫駐原地，待黃紹竑確實聯絡晉、綏與甘、寧兩方，布置周密，再宣布孫軍罪狀，兩方夾擊之。¹⁴⁸蔣與朱對於青、寧地方實力派的軍力了解有限，認為非孫軍之對手，需聯合晉、綏軍才能阻孫軍西進。但寧夏戰事的爆發，證明蔣與朱低估青、寧諸馬的軍事實力。

第三節 孫殿英事件的落幕

（一）孫軍在綏西的活動

朱紹良禁止孫殿英軍在甘、寧、青三省設立兵站，孫曾請蔣令朱准許該部通過，蔣答應知照朱，¹⁴⁹殊不知蔣希望就近解決該部，不欲其遠行。¹⁵⁰因此，當孫軍的先頭部隊到達寧夏境內的三盛公一帶時，即遭到阻擋。¹⁵¹11月11日，孫軍奉命停止西進，暫駐綏西的五原一帶。在駐紮綏西的期間，孫殿英仍積極活動，擴充實力，聯絡各方。楊耀峰，俗稱楊猴小或楊猴小子，曾是綏遠土匪王英的部下，率部盤據綏西的伊克昭盟一帶，¹⁵²竄擾甘肅、寧夏等地，所到之處焚殺淫掠，備極殘酷，地

¹⁴⁷「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轉呈馬鴻逵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10月14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27。

¹⁴⁸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二十三冊），1933年11月9日條，頁379-380。

¹⁴⁹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二十三冊），1933年10月5日條，頁263。

¹⁵⁰高素蘭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二十二冊），1933年9月1日條，頁198。

¹⁵¹「四十一軍軍長孫魁元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10月14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27。

¹⁵²「四十一軍軍長孫魁元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12月1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432。

方受害甚深，民眾莫不痛恨。¹⁵³孫到達包頭後，因西進需要騎兵，而楊猴小部槍馬齊全，又具有戰鬥經驗，遂收編土匪楊猴小部與王英舊部共二千餘人。¹⁵⁴蔣令孫勿收編土匪楊猴小，¹⁵⁵孫托辭無收編之事，待黃河結冰後，將率部進剿。¹⁵⁶楊猴小為孫收編後，成為孫軍之前鋒部隊，¹⁵⁷擔任四十一軍騎兵第四師師長。¹⁵⁸孫為擴充實力，收編土匪，此舉更加深西北民眾的疑慮。

孫殿英前往西北，務求陝西的楊虎城與陝北的共軍不出兵攻打他，以期能專心對付寧、青聯軍，故聘請南漢宸（中共黨員，曾任楊虎城陝西省政府秘書長）為高等顧問，希望透過南的關係與陝北的共軍和楊虎城連成一氣，共同經營西北，¹⁵⁹故中共與楊虎城亦其聯絡對象。孫殿英曾透過張學良，將共黨北方領袖韓麟符保釋出獄，並委其為孫軍政訓處主任。孫軍開赴綏西，韓沿途宣傳共產主義，吸收許多中共黨員參加孫的部隊，政訓處與教導團多為共產黨員所主持，¹⁶⁰甚至有報告指出，孫軍收攬眾多共產黨員，是為了到西北後，與蘇俄聯合做準備。¹⁶¹蔣曾電孫注意軍中的共產黨員問題，孫含混帶過，蔣只得命陳立夫設法使韓麟符離開孫軍，加強綏遠黨部的清共工作。¹⁶²至於孫與共軍和楊虎城的約

¹⁵³「蘭州市農工商學各界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12月7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37。

¹⁵⁴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二十三冊），1933年10月24日條，頁324。

¹⁵⁵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二十四冊）（臺北：國史館，2005），1933年12月14日條，頁92-93。

¹⁵⁶「四十一軍軍長孫魁元覆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12月1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423。

¹⁵⁷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二十四冊），1934年1月4日條，頁163。

¹⁵⁸「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12月1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423。

¹⁵⁹胡平生，〈政治權謀與戰爭創傷：一九三四年「拒孫之役」始末〉，《臺大歷史學報》，36：135。

¹⁶⁰「蔣中正覆陳立夫電」，1933年9月9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430；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二十三冊），1933年11月9日條，頁379。

¹⁶¹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二十三冊），1933年11月12日條，頁413。

¹⁶²「蔣中正覆陳立夫電」，1933年9月9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

定、承諾，都隨著孫進攻寧夏的失敗，無疾而終。¹⁶³

孫軍甫開拔西行時，除了在察哈爾的部隊外，還約有一萬餘人在山西晉城受訓。¹⁶⁴閻錫山爲促孫率所部西行離晉，與孫訂有三項條件：一、每月助餉五萬元；¹⁶⁵二、孫軍在晉城之機關軍用品，不便攜帶運輸者，由閻備價留用；三、晉軍必要時，協助孫軍進攻寧夏。¹⁶⁶因此，孫軍可以在短時間內開拔西行。閻一面派軍迫孫西行，一面向中央表示聯手夾擊之決心。時任華北軍事代表的張厲生與黃紹竑認爲，閻慣於投機取巧，不肯與中央協力制孫，不過挑撥中央與孫之惡感，而從中漁利，所以建議蔣令孫暫緩西進，指定綏西數縣爲防地，¹⁶⁷安定西北局勢。蔣命孫停止西進，暫駐包頭、五原一帶。孫以包頭、五原、臨河等十一縣爲軍事策源地，積極構築工事，並將在包頭總部訓練之軍事諜報員，分派甘、寧、青、察各縣市鎮及各軍事區域工作，爲西進做準備。¹⁶⁸然綏、晉當局不允許孫軍在包頭附近停止，仍催孫軍西開，經一再交涉，始指定沃野、臨河爲暫時駐地。沃野距離寧境僅六十里，恐有衝突之虞，朱紹良與馬鴻逵接反對孫軍移駐沃野。¹⁶⁹1934年1月7日，孫殿英以駐防五原一帶，不堪飢寒交迫，率部移駐沃野開墾爲由，抗命西行，¹⁷⁰並命副軍長于世銘率步騎六團先行抵達沃野。¹⁷¹1月11日夜，孫軍襲擊寧夏

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430。

¹⁶³關於孫與共軍和楊虎城的約定內容，參見胡平生，〈政治權謀與戰爭創傷：一九三四年「拒孫之役」始末〉，《臺大歷史學報》，36：135-136。

¹⁶⁴文萱編，〈一月來之西北：孫殿英由察西開之經過〉，《開發西北》，1.2：245。

¹⁶⁵「江漢清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11月1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33。

¹⁶⁶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二十三冊），1933年10月24日條，頁324。

¹⁶⁷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二十三冊），1933年11月10日條，頁384-385。

¹⁶⁸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二十三冊），1933年11月18日條，頁474-475。

¹⁶⁹「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12月13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39；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二十四冊），1934年1月2日條，頁151。

¹⁷⁰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二十四冊），1934年1月7日條，頁172-173。

¹⁷¹「四十一軍軍長孫魁元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1月10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44。

磴口縣，該縣駐軍三十五師的馬匹、槍枝均被收繳，富商被綁架，縣長與各機關人員均被扣留。¹⁷²

孫軍藉口移駐沃野，西行進攻磴口縣，此舉似與晉、綏當局有所商決。1月6日，王靖國已得知孫「決心向西移動」，孫請求晉方派人向馬鴻逵疏通。¹⁷³接著晉、綏不允孫軍駐紮包頭，促其西行，經過一再協商後，又答應孫軍移駐沃野，孫軍即以移駐沃野為名，西行進攻磴口。依孫在包頭的建築工事、訓練情報員的舉動看來，確有為西行準備，而晉、綏又事先得知孫決心西開，所以晉、綏要求孫軍移駐沃野，似乎有配合孫軍之嫌，孫得以藉口抗命西行。閻一面助孫西開，一面假意向中央表達解決孫部之決心，在孫殿英事件中，大玩兩面手法。

（二）拒孫戰役的展開

1月11日夜，孫軍進攻磴口縣，拒孫戰役於是展開。孫殿英選在此際發動戰爭，與當時的環境條件有關。在本身方面，經過冬季練兵，孫軍兵強馬壯，又收編楊猴小擴充實力，認為孫軍擁有優勢；而在中央方面，忙於江西圍剿中共，武力解決福建事變，恐難顧及西北；再地方實力派方面，陝北共軍及楊虎城亦允諾支持孫，共同經營西北，寧夏二馬（馬鴻逵、馬鴻賓）為爭奪省主席失和，未必能同心協力禦敵，青海軍路途遙遠，可能不會前來支援寧夏。¹⁷⁴因此，孫選擇此時進攻寧夏。

面對孫軍突如其來的進攻，中央亦思考對策。蔣介石全力處理江西共軍與福建事變，對於孫軍的處理無一確切計畫。首當其衝的馬鴻逵，向蔣建議三項辦法：一、維持原議，由寧、青與晉、綏夾擊孫軍，唯恐晉、綏方面有所保留；二、由蔣領銜甘、寧、青三省軍事長官通電聲討，

¹⁷² 「軍事委員會秘書長楊永泰轉呈朱紹良、馬鴻逵、馬麟、鄧寶珊、馬鴻賓、馬步芳、馬步青、馬步元等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1月15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44；「寧夏馬主席雲密文電」，1934年1月19日，國史館藏，《閻錫山檔案》，〈閻伯川先生要電紀事錄存/關於解決孫軍之件〉，縮影號：12/0381。

¹⁷³ 「綏遠王師長素密微西電」，1934年1月6日，國史館藏，《閻錫山檔案》，〈閻伯川先生要電紀事錄存/關於解決孫軍之件〉，縮影號：12/0381。

¹⁷⁴ 胡平生，〈政治權謀與戰爭創傷：一九三四年「拒孫之役」始末〉，《臺大歷史學報》，36：138。

當孫軍在寧夏潰敗後，晉、綏必會出兵追擊；三、由中央明令甘、寧、青、綏四省駐軍討伐。¹⁷⁵蔣採行第二項辦法，不過是由朱紹良領銜甘、寧、青三省軍事長官通電聲討。¹⁷⁶聲討的通電一發，即表明中央決定以軍事手段解決孫軍，雙方衝突已不可免，西北人民將受到戰禍的侵襲。

孫軍佔領磴口後，復進攻石嘴山（亦名石嘴子），與寧軍騎兵第一團馬魁部接戰，¹⁷⁷馬步芳趕到中衛指揮總預備隊。¹⁷⁸馬鴻逵決定放棄石嘴山，擬在平羅城附近與孫軍決戰，故馬魁部與孫軍稍有接觸，即撤退至平羅。¹⁷⁹此舉造成蔣對馬鴻逵拒孫決心的懷疑，蔣曾令馬鴻逵固守石嘴山，¹⁸⁰沒想到一經接觸即行放棄，未遵照蔣的指示堅守，蔣恐未能阻止孫軍西進，一面令朱鼓勵馬鴻逵努力抗擊，接濟寧夏款彈，並電楊虎城支援拒孫；¹⁸¹一面電孫殿英停止西進，撤回原防，聽候中央處置。¹⁸²儘管馬鴻逵未遵守蔣的指示，堅守石嘴山，但退守平羅城之計，收到一定的效果。馬魁部退入平羅後，協同寧軍第十五路軍第二旅馬寶琳部迎擊來犯的孫軍，使孫軍受創退守黃渠橋一帶。¹⁸³

1月17日，孫軍趁著黃河結凍，渡河進攻平羅與寧夏省垣之間的李崗堡、清水堡一帶。¹⁸⁴寧夏守軍第五團與孫軍展開激戰，互有勝負。至

¹⁷⁵ 「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轉呈馬鴻逵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1月14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44。

¹⁷⁶ 「蔣中正覆寧夏省主席馬鴻逵電」，1934年1月15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44。

¹⁷⁷ 「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1月14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44。

¹⁷⁸ 「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1月14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44。

¹⁷⁹ 「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1月14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44。

¹⁸⁰ 「蔣中正覆寧夏省主席馬鴻逵電」，1934年1月15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44。

¹⁸¹ 「蔣中正覆寧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電」，1934年1月15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44。

¹⁸² 「蔣中正致四十一軍軍長孫殿英電」，1934年1月17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44。

¹⁸³ 「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1月1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45；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會刊》，1.1（蘭州，1934.03）：91-92。

¹⁸⁴ 「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1月18日，國史館藏，

1月18日，寧夏守軍擊退孫軍，寧軍官兵傷亡數十人，孫軍傷亡官兵達四百餘人。1月19日，孫軍一一八師、一一七師夏維禮旅，及砲兵旅劉廣德等部，由劉月亭指揮，向平羅城東、西、北三面包圍，以砲火掩護士兵爬城，仍為守軍所殲滅。1月20日拂曉，孫軍依舊以猛烈砲火轟擊平羅城，¹⁸⁵守軍馬寶琳旅長未加以還擊，待是夜孫軍四面並進，寧軍始反擊，擊退孫軍。1月21日、22日孫軍多次進攻，均被守軍擊退，¹⁸⁶遂改變計畫，留一旅兵力繼續圍攻平羅，其餘各部由劉月亭指揮，直撲寧夏省城。

寧夏省城為防禦孫軍，亦重兵防守。寧軍馬鴻賓的三十五師駐防通濟堡、通義堡附近，寧軍馬鴻逵十五路軍盧忠良旅駐防丁義堡一帶，馬英才旅集結城內，馬全良的保安處部隊防守謝崗堡，青海軍隊馬步芳的第九師韓起功旅、騎兵旅防守滿達橋之西。1月27日，孫軍主力進攻省垣北面的滿達橋與大、小禮拜寺一帶，架雲梯攻爬城牆，城防守軍用機槍將爬城之士兵擊落，馬英才旅、馬全良部、韓起功旅以及盧忠良旅四面包圍孫軍，雙方展開激戰。此役孫軍主力四、五千人被擊潰，受創甚深，殘部潰退至滿達橋以北。1月28日，寧軍盧忠良旅、保安處部隊、第三十五師與青海軍隊第九師韓起功旅，以及前來支援的馬步青騎兵第二師馬祿旅，共同向滿達橋和大、小禮拜寺的孫軍反攻。戰鬥至二月二日，青、寧聯軍收復了謝崗堡、大禮拜寺等陣地。¹⁸⁷

孫殿英擅自西進，攻擊寧夏省城、平羅縣、磴口縣等地，明顯違反中央命令，蔣介石曾電令孫退回原駐地，但並無更進一步的動作。面對中央的消極態度，各方紛紛致電，要求中央明令討伐孫殿英。孫軍騎兵第二師進攻平羅時，為寧、青聯軍包圍，全師繳械。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從投誠的騎兵第二師團長李殿寶口中得知，孫曾自行委任一一八師師長劉月亭為寧夏省主席、一一七師第二旅旅長楊幹卿為警備司令、

《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433。

¹⁸⁵ 「北平何委員長造密令戰敬電」，1934年1月24日，國史館藏，《閻錫山檔案》，〈閻伯川先生要電紀事錄存/關於解決孫軍之件〉，縮影號：12/0381。

¹⁸⁶ 「北平何委員長造密令戰宥電」，1934年1月27日，國史館藏，《閻錫山檔案》，〈閻伯川先生要電紀事錄存/關於解決孫軍之件〉，縮影號：12/0381。

¹⁸⁷ 「北平何委員長造密令戰宥電」，1934年1月30日，國史館藏，《閻錫山檔案》，〈閻伯川先生要電紀事錄存/關於解決孫軍之件〉，縮影號：12/0381；陳學浩，〈孫殿英犯寧實記〉，《西北問題研究會會刊》，1.1：92-94。

副軍長于世銘為青海省主席、孫本人則是甘肅省主席，對西北頗有野心，¹⁸⁸非真心到青海西區屯墾。朱紹良認為，孫違命進攻寧夏，為維持中央威信，「自應分別是非，嚴行處理」，¹⁸⁹尤其韓麟符、宣俠父等重要中共黨員隨軍主持，宣傳共產主義，孫還擅委甘、寧、青三省主席，請求中央聲討，「俾正國法而遏亂源」。¹⁹⁰不僅朱提到孫軍與中共的關聯，賀耀祖亦接獲情報指出，孫已與四川共軍徐向前連絡，徐派許多共產黨員前往孫軍指導，待入寧夏後之後，即組織蘇維埃政府。¹⁹¹此外，孫軍招收潰兵、土匪，徵募新兵，積極擴充實力，本僅有步兵一師，計轄七團，經孫自行擴編後，合計步騎兵約在四十一團以上，超過規定編制六倍餘，¹⁹²擴張甚速，讓人益加疑慮，邵力子（時任陝西省主席的）就建議中央，趁機將孫軍消滅之，¹⁹³輿論亦籲請中央趕快解決孫殿英問題。¹⁹⁴1月30日，蔣決定撤銷孫青海西區屯墾督辦職，¹⁹⁵2月1日，國民政府免去孫青海西區屯墾督辦一職，¹⁹⁶2月5日免去孫北平軍事分會委員、四

¹⁸⁸ 「馬鴻賓等致各方通電」，1934年1月20日；「孫部席恩博等致各方通電」，1934年1月20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收入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編選，〈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始料選（續）〉，《民國檔案》，1（南京，1995.01）：7-8。

¹⁸⁹ 「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1月19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433。

¹⁹⁰ 「朱紹良等致各方通電」，1934年1月24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收入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編選，〈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始料選（續）〉，《民國檔案》，1：8-9。

¹⁹¹ 「軍事委員會參謀次長賀耀祖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1月1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433。

¹⁹² 「北平何委員長卅令電」，1934年1月31日，國史館藏，《閻錫山檔案》，〈閻伯川先生要電紀事錄存/關於解決孫軍之件〉，縮影號：12/0381；「何應欽致蔣介石等電」，1934年1月30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收入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編選，〈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始料選（續）〉，《民國檔案》，1：10-11。

¹⁹³ 「南京關蘊中紹密陷二電」，1934年1月31日，國史館藏，《閻錫山檔案》，〈閻伯川先生要電紀事錄存/關於解決孫軍之件〉，縮影號：12/0381。

¹⁹⁴ 芄，〈趕快解決孫殿英問題〉，《西北問題研究會會刊》，1.1：1。

¹⁹⁵ 「蔣中正電何應欽撤孫殿英西區屯墾督辦職並與閻錫山交涉解決孫部」，1933年1月30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蔣總統籌筆/統一時期〉，檔號：010200-102044。

¹⁹⁶ 「國民政府文官處致行政院公函」，1934年2月2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收入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編選，〈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始料選（續）〉，《民國檔案》，1：13。

十一軍軍長及師長各職，撤消四十一軍與四十師番號。¹⁹⁷至此，中央明確表達立場，站在青、寧地方實力派這方；而青、寧地方實力派由對抗中央命令，轉變成奉命抗擊「孫匪」；孫殿英則從奉命西行屯墾的抗日英雄，轉變成中央與地方實力派欲聯手解決的「孫匪」、「孫逆」。

孫被免去本兼各職後，仍持續進攻寧夏。¹⁹⁸2月10日，寧夏省城以北的孫軍，以砲火掩護，向謝家寨、董家寨、王家寨進攻，寧軍三十五師與青海軍第九師乘砲火稍緩，全線出擊，擊退孫軍；孫軍騎兵團則由豐登堡、八蜡廟沿西山根向西南活動，企圖擾亂後方，寧軍十五路軍與青海軍隊騎二師聯合圍堵，孫軍騎兵紛紛北竄。中央亦派飛機助戰，轟炸姚伏堡、李崗堡、滿達橋一帶，¹⁹⁹孫軍劉月亭位於謝剛堡的指揮部被炸毀。²⁰⁰2月11日起，孫軍向寧垣以北陣地反攻，以砲火猛烈轟擊，村落廬舍悉成焦土，青、寧聯軍亦加以抵抗，雙方陷入對峙狀態。²⁰¹孫軍騎兵楊猴小趁寧垣北面雙方對峙，又沿西山根向西南活動，為青、寧騎兵所擊退。²⁰²2月20日，孫軍仍持續以砲火轟炸寧垣以北，楊猴小率部至寧夏南部李俊堡一帶破壞交通，再度被青、寧騎兵所擊退，至於圍攻平羅城的孫軍，為飛機轟炸後，逐漸向東北退去。²⁰³

2月22日，孫殿英親率所選幼級軍官士兵八百餘人，及劉月亭師全

¹⁹⁷ 「北平蔣委員長敬電」，1934年2月5日，國史館藏，《閻錫山檔案》，〈閻伯川先生要電紀事錄存/關於解決孫軍之件〉，縮影號：12/0381。

¹⁹⁸ 「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2月9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433。

¹⁹⁹ 「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2月10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47。

²⁰⁰ 「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北平軍分會委員長何應欽電」，1934年2月11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47。

²⁰¹ 「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2月11日；「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2月11日；「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2月13日；「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2月14日；「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2月1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47。

²⁰² 「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2月13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47。

²⁰³ 「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2月20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0。

部，在砲火的掩護下，全線進攻寧垣北面之北塔附近各陣地。²⁰⁴青、寧聯軍與孫軍混戰約八時許，孫軍不支退去，陣亡士兵五、六百人。隔日清晨，孫軍再度反攻，²⁰⁵復遭擊退，自是僅剩小規模的接觸。²⁰⁶3月2日，孫殿英親率新到的一一九師謝璞田旅、特務營、砲兵營等部隊，猛襲寧垣之八里橋陣地，該地駐軍青海軍隊第九師第三旅奮起抵抗，雙方激戰四小時，孫軍不支，紛紛潰逃。共擊斃孫軍官兵二百餘人，傷三百餘人，獲大小槍枝一百餘枝，機關槍五挺，俘虜官兵百餘人，爬城雲梯八架。²⁰⁷孫軍西進屢遭青、寧聯軍痛擊，主力受創甚深，已無再大舉進攻之能力。進攻寧垣潰敗的孫軍，一部分撤至平羅，與原本包圍平羅的孫軍相結，連續數日以猛烈砲火向城內攻擊，並有小規模的攻城行動，城內守軍嚴密戒備，等待援軍。²⁰⁸楊猴小則復率眾至李俊堡一帶活動，青、寧騎兵前往清剿，經過四天的追擊，寧夏南部已完全肅清。²⁰⁹

青、寧聯軍擬定出擊孫軍計畫，待援軍中央第一師袁樸旅到達寧垣，即行攻擊。²¹⁰3月18日，第一師副師長彭進之率袁樸旅到達寧垣，

²⁰⁴「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2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1；「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5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2。

²⁰⁵「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2月27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0；「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2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1。

²⁰⁶「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1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1。

²⁰⁷「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2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1；「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5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2。

²⁰⁸「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5日；「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10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2。

²⁰⁹「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5日；「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7日；「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9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2。

²¹⁰「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10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2。

19日，青、寧聯軍的出擊部隊已配備完成，進擊孫軍殘部。寧軍第十五路軍旅長盧忠良為右翼縱隊，率第一旅與第二旅第四團，沿黃渠之線攻擊前進；寧軍第三十五師旅長馬玉麟，率一〇三旅和青海軍隊第九師第三旅第二團，為左翼縱隊，沿唐渠之線攻擊前進；中央第一師袁樸為中央縱隊，率第二旅與馬應福團，沿寧平大道攻擊前進；寧軍第三旅為總預備隊，保安處處長馬全良擔任省防及南路警戒。寧軍第十五路軍騎兵馬魁團、三十五師騎兵馬培青團，掩護步隊，猛力衝擊；青海軍隊馬元海率騎二師馬祿旅、第九師騎兵馬忠義旅，以及寧軍第十五路軍騎兵馬光宗團，沿賀蘭山麓向石嘴山迂迴堵截。孫軍與甘、寧、青聯軍一接戰，紛紛潰退，聯軍各縱隊猛烈追擊。

3月20日，聯軍右翼縱隊進至清水堡，中央縱隊進佔李崗堡，左翼縱隊進佔張良堤。21日，聯軍右翼縱隊佔領寶豐南之中閘，中央縱隊佔領黃渠橋南邊之丁家橋，左翼縱隊佔領平羅城北之威鎮堡，平羅城守軍旅長馬寶琳率部出城，截擊潰退之孫軍，平羅之圍解除。22日，聯軍縱隊佔領寶豐，進至下首昆；中央縱隊佔領黃渠橋，進至尾閘；左翼縱隊佔領寶馬，進至下音子，各縱隊軍已進迫石嘴山。此時，聯軍騎兵已進至石嘴山南五里之西河橋一帶。連日以來，聯軍共俘虜數千人，投誠者千餘人，獲槍砲彈藥、軍用品無數，孫軍殘部向磴口、三盛公一帶潰逃，聯軍騎兵追至河拐子一帶，遂行停止。²¹¹停止追擊的原因，在於晉軍騎兵已駐紮當地。

（三）晉、綏的態度

1934年1月11日夜，孫殿英進攻磴口縣，朱紹良於1月13日即請求蔣介石命黃紹竑與閻錫山、傅作義商量夾擊孫軍辦法。²¹²但閻錫山藉

²¹¹「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長汪兆銘、軍事委員長蔣中正及各省主席電」，1934年3月25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8；「馬鴻賓等致各方通電」，1934年3月25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收入夏茂粹、王杰、胥兆梅編選，〈孫殿英部青海屯墾檔案始料選（續）〉，《民國檔案》，1：18-19。

²¹²「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1月13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44。

口宋哲元的第二十九軍仍駐紮在山西境內，遲遲不肯出兵。²¹³ 拖延至 2 月 8 日，閻才命其第七十師、第七十五師、獨立第三旅、騎兵第二、四兩旅，及砲兵兩團動員，交由傅作義指揮，預定於 2 月 20 日在臨河集中待命。²¹⁴ 時青、寧聯軍已與孫軍接戰近一個月，平羅城更被包圍多日，情勢緊張，晉、綏才剛要開始動員集中，並以「包頭至寧夏間軍食運送困難」為由，緩慢前進，²¹⁵ 導致青、寧地方實力派不斷向中央籲請晉、綏早日出兵，西進支援，以免緩不濟急，錯失夾擊孫軍之良機。²¹⁶ 蔣欲解決孫軍，不管閻是否有夾擊孫軍之決心，仍電令晉軍速開赴前線，²¹⁷ 且將孫軍軍費轉為晉、綏軍的開拔費與補助費，²¹⁸ 使其無藉口拖延。

晉、綏軍雖在青、寧地方實力派和中央的催促下出兵，但卻傳出與孫殿英勾結的消息。孫與閻在中原大戰時建立交情，孫率部西進之際，閻亦支援軍餉、軍械，傅作義更自稱與「孫逆所部，半係死黨」，²¹⁹ 雙方

²¹³ 「蕭振瀛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 年 2 月 13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433；「南京汪院長紓密歌電」，1934 年 2 月 5 日，國史館藏，《閻錫山檔案》，〈閻伯川先生要電紀事錄存/關於解決孫軍之件〉，縮影號：12/0381。

²¹⁴ 「北平分會委員長何應欽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 年 2 月 11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47；「致綏遠傅軍長紀密佳參電」，1934 年 2 月 9 日，國史館藏，《閻錫山檔案》，〈閻伯川先生要電紀事錄存/關於解決孫軍之件〉，縮影號：12/0381。

²¹⁵ 「北平分會委員長何應欽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 年 2 月 18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433。

²¹⁶ 「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 年 2 月 11 日；「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 年 2 月 12 日；「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 年 2 月 13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47；「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 年 2 月 15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48；「青海省主席馬麟、委員譚克敏、李迺榮、魏敷澤、楊希堯、班禪額爾德尼、魏敷滋、馬風圖、馮國瑞等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 年 2 月 25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1；「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 年 3 月 5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2。

²¹⁷ 「蔣中正覆寧夏省主席馬鴻逵電」，1934 年 2 月 14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47。

²¹⁸ 「蔣中正覆北平分會委員長何應欽電」，1934 年 2 月 27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0。

²¹⁹ 「綏遠省主席傅作義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 年 3 月 23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6。

交情匪淺。1934年2月13日，有報告指稱，孫派其參謀赴太原面見閻，似有所商洽；²²⁰2月16日，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報告指稱，孫部潰兵在晉軍的包庇下，向後方撤退。²²¹2月22日，一份匿名報告更直接指出，閻、孫、楊虎城三方互相勾結，閻對孫進攻寧夏助以餉械，表面允出兵圍剿，暗中則命王靖國部掩護孫軍後方，俟孫軍事進展至陝甘時，與楊虎城同時響應，創立其華北王之地位。²²²無獨有偶，陳立夫也接獲密報，稱閻、孫、楊虎城三方勾結，閻與孫合作，阻止中央軍入綏遠，如孫不能攻取寧夏，則竄入陝、甘與楊聯繫，擴大內變。²²³蔣不相信閻、楊會與孫相互勾結，²²⁴但從邵力子希晉、綏早日出兵，以「洗掉晉方助孫之謠」²²⁵看來，當時閻、孫相結的傳聞之盛。

2月26日，晉、綏聯軍進至臨河，與孫軍接戰，孫軍不敵，紛紛西竄。²²⁶3月5日，晉、綏聯軍越過五原、臨河，向磴口、石嘴山前進，傅作義致電青、寧聯軍速準備攻擊部隊，以期夾擊孫軍。²²⁷3月21日，晉、綏聯軍攻佔磴口、石嘴子；²²⁸22日，晉、綏聯軍在三盛公、磴口佈防，²²⁹迎擊為甘、寧、青聯軍所敗的孫軍。甘、寧、青聯軍追擊孫軍至

²²⁰ 「江漢清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2月13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47。

²²¹ 「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2月1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48。

²²² 「第十六次書面報告，編號：1064」，1934年2月2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0。

²²³ 「陳立夫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2月2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0。

²²⁴ 「蔣中正覆陳立夫電」，1934年2月27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0。

²²⁵ 「南京關隴中紹密陷二電」，1934年1月31日，國史館藏，《閻錫山檔案》，〈閻伯川先生要電紀事錄存/關於解決孫軍之件〉，縮影號：12/0381。

²²⁶ 「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2月2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0。

²²⁷ 「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5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2；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二十五冊）（臺北：國史館，2006），1934年3月15日條，頁161-162。

²²⁸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二十五冊），1934年3月22日條，頁322-323。

²²⁹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二十五冊），1934年3月23日條，頁334-335。

石嘴山附近的尾閘、安閘一帶，為晉軍騎兵第二旅所阻，晉軍掩護孫軍撤退，²³⁰甘、寧、青聯軍以為晉軍係孫軍之一部，雙方發生衝突，²³¹晉軍騎兵第二旅旅長呂汝驥稱奉命收編孫軍，²³²禁止甘、寧、青聯軍越過防線追擊孫軍，²³³甘、寧、青聯軍只好停駐尾閘待命，朱紹良因此認為孫與晉軍早有妥協。²³⁴蔣電詢傅作義是否真此事，²³⁵傅予以否認，²³⁶反而指稱寧軍不繼續追擊孫軍，僅剩晉騎兵追剿孫軍。²³⁷面對雙方各說各話，蔣只得命雙方繼續夾擊孫軍，然而不利晉軍的續報頻傳，蔣不禁向何應欽詢問晉、綏軍之真實態度。²³⁸3月31日，孫軍大部為晉、綏軍繳械，接受改編，²³⁹僅楊猴小率部脫逃，²⁴⁰孫殿英事件至此告一段落。總計編遣官兵三萬一千人，收繳步槍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二枝、機關槍七十四挺、衝鋒槍六十六枝、山砲十八門、迫擊砲一百一十六門、步槍子彈七十三萬四千八百零二粒、砲彈四千三百零二顆。其中，中央編留孫軍

²³⁰ 「第一師師長胡宗南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24日；「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25日；「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2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6。

²³¹ 「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22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6。

²³² 「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24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6。

²³³ 「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27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6。

²³⁴ 「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24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6。

²³⁵ 「蔣中正覆第一師師長胡宗南電」，1934年3月24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6。

²³⁶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二十五冊），1934年3月25日條，頁339。

²³⁷ 「綏遠省主席傅作義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24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6。

²³⁸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二十五冊），1934年3月25日條，頁339。-340。

²³⁹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二十五冊），1934年4月7日條，頁422-423。

²⁴⁰ 「內政部長黃紹竑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4月9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9。

盧豐年、劉月亭、于世銘三旅共一萬六千人，²⁴¹其餘士兵撥予晉、綏軍²⁴²及寧軍補充，青軍亦獲得繳械槍枝。²⁴³

(四) 事件的落幕與影響

至於孫殿英本人，中央起初即抱持寬大態度，透過閻錫山表示，如孫願意離開部隊，將保障一切安全，可選擇至平、津或太原居住。²⁴⁴孫進攻平羅與寧夏省垣失敗後，亦表示願意離開部隊。²⁴⁵1934年3月17日，孫通電離軍，20日到達磴口，²⁴⁶輾轉至山西太原，經閻錫山斡旋，中央從寬處理，同意孫在太原安居，不用解送南京。²⁴⁷孫避免自身捲入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的漩渦，尋求另外發展的機會，主動提出赴西北地區開墾，蔣亦同意此要求，防止其與馮玉祥相聯合。孫率部西行開墾，途中為擴充實力，與中共、閻錫山、楊虎城、馬仲英，²⁴⁸以及福建人民政府等取得聯繫，²⁴⁹商討合作事宜，甚至接受滿洲國溥儀冊封為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²⁵⁰並收容綏西當地土匪、騎匪楊猴小等，顯露其對西北的野心，尤其私委部屬擔任甘、寧、青三省主席，證明其志不僅僅是青海西區。雖遵命暫駐綏西過冬，卻趁著中央忙於對付福建事變之際，擅自

²⁴¹「綏遠傳軍長協密齊亥十七參電」，1934年5月10日，國史館藏，《閻錫山檔案》，〈閻伯川先生要電紀事錄存/關於解決孫軍之件〉，縮影號：12/0381。

²⁴²趙承綬，〈孫殿英投靠閻錫山及其進攻寧夏的失敗〉，《山西文史資料9》，頁13。

²⁴³「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25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6。

²⁴⁴「北平何委員長百密巧戎行秘電」，1934年2月19日；「致孫軍長銀密號電」，1934年2月20日，國史館藏，《閻錫山檔案》，〈閻伯川先生要電紀事錄存/關於解決孫軍之件〉，縮影號：12/0381。

²⁴⁵「致北平何委員長誠密文電」，1934年3月12日；「覆孫軍長銀密文電」，1934年3月12日，國史館藏，《閻錫山檔案》，〈閻伯川先生要電紀事錄存/關於解決孫軍之件〉，縮影號：12/0381。

²⁴⁶「八十六師師長井岳秀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25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6。

²⁴⁷胡平生，〈政治權謀與戰爭創傷：一九三四年「拒孫之役」始末〉，《臺大歷史學報》，36：156。

²⁴⁸「陳立夫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2月2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0。

²⁴⁹梁敬鎔，〈單車沖圍記〉，《傳記文學》，9.1（臺北，1966.07）：21。

²⁵⁰王劍萍，〈西北四馬在寧夏合擊孫殿英的回憶〉，《青海文史資料選輯3》，頁74。

西進，與寧軍爆發軍事衝突。孫軍師出無名，純為個人野心計，組成份子複雜，致使軍事進展失利，主力部屬丁綽庭、楊幹卿等，即紛向寧軍投誠。²⁵¹蔣發表孫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本是權宜之計，如今馮玉祥與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已告一段落，孫抗命西進正好予以中央討伐的口實，乘勢與地方實力派聯手解決孫軍。孫殿英事件固然是個人野心所引起，然而在中央與各地方實力派之間的對抗和妥協下，孫亦成了犧牲品。

地方實力派閻錫山在孫殿英事件中，大玩兩面手法。閻不欲孫軍駐紮在晉、綏境內，一方面鼓勵孫西行發展，並提供軍餉、軍械援助；另一方面向中央表示願夾擊孫軍，展現澈底解決孫部之決心，致使蔣決心解決孫部，命孫停止西進，以待青、寧與晉、綏雙方確取聯繫，夾擊孫軍。1934年1月，孫軍與青、寧聯軍爆發軍事衝突，閻卻藉口宋哲元在山西，不放心出兵，對孫殿英事件袖手旁觀，其所謂的決心，僅是將孫逐出綏境為止，不讓勢力範圍內有客軍存在，非真心夾擊孫部。在甘、寧、青軍政要員與中央的催促之下，傅作義率晉、綏聯軍出兵，卻傳出閻與孫相勾結的消息。中央相信閻不會與孫相結，但在夾擊的過程中，甘、寧、青軍政領袖頻頻去電指稱，晉師騎兵阻擋甘、寧、青聯軍的追擊，掩護孫軍撤退，蔣亦不禁詢問何應欽實情如何。閻錫山在孫殿英事件後，其晉、綏軍隊得到兵員補充，增加軍力；代孫向中央請求從寬處理，大大減低孫對其恨意；出兵夾擊孫部，消除中央對其與孫相結的疑慮。²⁵²閻大玩兩面手法，在中央、各地方實力派，以及孫殿英之間，取得自身最大利益。

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對於孫殿英的態度較為反覆。孫的青海西區屯墾督辦名義發表之初，馬鴻逵與青馬同聲反對，但私下卻派人與孫軍聯絡，歡迎孫西行。孫率部西行後，馬鴻逵堅定拒孫態度，遵照朱紹良指示，禁止孫在寧夏境內設立兵站，同屬寧馬的馬鴻賓亦率三十五師赴寧

²⁵¹「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2月22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0；「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24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6；「臨河傅軍長定密寄來電」，1934年3月31日，國史館藏，《閻錫山檔案》，〈閻伯川先生要電紀事錄存/關於解決孫軍之件〉，縮影號：12/0381。

²⁵²胡平生，〈政治權謀與戰爭創傷：一九三四年「拒孫之役」始末〉，《臺大歷史學報》，36：158。

夏支援。拒孫戰爭期間，又有報載馬鴻逵曾致函孫，勸息兵退至磴口以北，則不加追擊，並予以保護。²⁵³馬鴻逵承認曾致函孫，但稱此舉為分散孫軍之軍心，非顧及地盤。²⁵⁴此事雖招致中央責其「勿存苟且偷安之心」，²⁵⁵馬鴻逵以行動證明其拒孫決心，與孫軍作戰到最後。孫殿英事件後，馬鴻逵將投誠的孫軍丁綽庭、楊幹卿部與被俘虜的士兵編入寧夏軍中，兵力大為擴充，且率領寧夏軍民抵抗孫軍獲勝，穩固在寧夏的統治。然而，主戰場在寧夏境內，寧夏人民的生命與財產都遭受到極大的損失。孫部駐防綏西之時，由於軍隊阻隔，交通斷絕，造成寧夏糧價飛漲，人民生計受到影響。²⁵⁶孫軍進攻寧夏之後，所到各處，姦淫擄掠，搶奪財物，饑民載道，²⁵⁷尤其平羅城被包圍多時，城內糧食不足，民眾餓死者甚多。²⁵⁸戰事爆發，導致農村破產，十室九空，農作種籽與農具、牛、馬一無所有，錯失農時，引起糧食不足與糧價飛漲等問題。²⁵⁹戰爭期間，甘、寧、青各軍給養，均由寧夏省負擔，總共墊付了一百一十三萬六千餘元，其中向寧夏各商家大戶借了七十二萬元，²⁶⁰馬鴻逵請求蔣分電朱

²⁵³ 「蔣中正覆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電」，1934年3月5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2。

²⁵⁴ 「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9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2。

²⁵⁵ 「蔣中正覆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電」，1934年3月5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2。

²⁵⁶ 「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11月7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31。

²⁵⁷ 「青海省主席馬麟、委員譚克敏、李迺榮、魏敷澤、楊希堯、班禪額爾德尼、魏敷滋、馬風圖、馮國瑞等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2月25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1。

²⁵⁸ 「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5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2；「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委員馬廷鑄、梁敬鎔、葛武榮、余鼎銘、馬禁壽、海濤、馬繼德等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21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6。

²⁵⁹ 「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委員馬廷鑄、梁敬鎔、葛武榮、余鼎銘、馬禁壽、海濤、馬繼德等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21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6。

²⁶⁰ 「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11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3；「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4月23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62。

紹良、胡宗南、馬步芳、馬鴻賓，令其如數償還代墊軍費，²⁶¹並希望中央撥款支援，救濟災民。²⁶²寧夏百姓成了政治操作下，最無辜的受害者。

中央發布孫殿英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青馬勢力範圍受到最直接的衝擊，故青馬在孫殿英事件中，始終是最堅定的反對者。孫名義發表之初，青馬境內各民族、各機關、學校紛紛致電中央反對，省主席馬麟亦以辭職為手段。當這些方式都無法改變中央的決定時，青馬聯絡馬鴻逵，決心以武力相抗。孫名義發表係中央命令，青馬為鞏固自身勢力範圍，不惜以武力對抗中央。然情勢逆轉，中央反而借助青馬力量解決孫軍，青馬由「對抗中央」，轉變「為國家伸紀綱，為西北除禍患」，²⁶³在中央的政治操作之下，青馬躲過反抗中央之名。從征討青海南部的藏族、青藏戰爭至孫殿英事件，青海各項建設多未實行，獨馬步芳的軍隊有所擴展。²⁶⁴藉著孫殿英事件，馬步芳向中央請求改編所部為正式師，並發給軍費、槍砲子彈、軍需服裝等，馬鴻逵亦支持馬步芳此請求，²⁶⁵中央欲以青、寧地方實力派解決孫軍，遂同意此要求，將馬步芳從新九師師長升為陸軍新編第二軍軍長，新九師的番號改為第一百師。²⁶⁶馬步芳藉由戰爭提升軍力，青海人民卻飽受戰爭之苦。馬步芳、馬步青為對抗孫軍的西進，在防地內拉兵派餉，²⁶⁷隨著戰事爆發，青馬向人民徵收亦急，民騾、官馬、人夫、拉兵、攤派等，皆在徵收之列，還有苛捐雜稅，如逃兵款、地皮捐、運軍路款等，名目甚多，造成青海人民生活困

²⁶¹ 「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5月19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65。

²⁶² 「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4月8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9。

²⁶³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一事略稿本》（第二十五冊），1934年4月7日條，頁423。

²⁶⁴ 「青海省政府民政廳長譚克敏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1月12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433。

²⁶⁵ 「陸軍新編第九師師長兼青海南部邊區警備司令馬步芳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11月18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33；「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1月2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45。

²⁶⁶ 「青海省主席馬麟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2月20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0。

²⁶⁷ 「甘肅省主席朱紹良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8月25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16。

頓，農村經濟破產。²⁶⁸

蔣為避免孫殿英與馮玉祥聯合，不故甘、寧、青三省群情反對，同意孫赴西北開墾的請求，待解決察省事件，再回頭處理孫殿英，此種不惜以鄰為壑的臨時辦法，證明蔣對於孫事並無全盤計畫，造成西北人民生命與財產的極大損失。朱紹良在孫殿英事件中，扮演極關鍵的角色。朱從事件之初，即與青、寧地方實力派站在同一立場，反對孫率部西進。身為中央在西北的代理人，朱深知西北情勢的複雜，雖有中央第一師駐防甘肅，然青、寧諸馬地方勢力穩固，決心以武力反對孫西進；新疆盛、馬之爭未解決；再加上「漢、回素極仇視」，²⁶⁹如孫率部西行，西北局勢將益不可為，中央將更難控制西北各地方實力派，能否保住甘肅都成問題。朱的態度，影響了蔣對孫事的轉變，委朱任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集三省軍政於一身，並命與晉、綏聯繫夾擊辦法，決心解決孫軍。蔣忙於處理日本、中共問題，以及福建事變，無暇顧及西北，賦予朱決定權，命諸馬遇事多就近與朱商量。中央還未撤銷孫的屯墾督辦名義時，朱即不准孫在甘、寧、青三省境內設立兵站，並率甘、寧、青三省軍政要員通電討孫，此舉明顯違反中央命令，中央卻未有任何指正動作，可見朱之行動係蔣所同意。朱紹良與諸馬同一陣線，領導甘、寧、青聯軍苦戰阻止孫軍西進，贏得諸馬的擁戴；²⁷⁰1935年11月，朱紹良辭甘肅省主席的消息傳出，青馬致電中央，懇請慰留。²⁷¹除了朱本身，中央亦在西北樹立威望，賀耀組即建議趁此時機，加派優勢兵力進駐，使甘肅成為西北軍事重心。²⁷²

中央命孫殿英率部駐綏西，孫於1934年1月擅自率部西行，進攻

²⁶⁸新青論壇，〈青海農村經濟破產的幾個主要原因〉，《新青海》，3.5（南京，1935.05）：1-2；成勳，〈讀者通訊：痛苦萬分的青海老百姓〉，《新青海》，3.5：79-80；文萱編，〈一月來之西北：青海省府積極徵款抽丁當兵〉，《開發西北》，1.3（南京，1934.03）：377。

²⁶⁹「甘肅省主席朱紹良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3年8月25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16。

²⁷⁰「蔣中正覆甘肅省主席朱紹良電」，1933年8月26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16。

²⁷¹「馬麟、馬步青、馬步芳呈委員長蔣中正、行政院長汪兆銘電」，1935年11月2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256。

²⁷²「軍事委員會參謀次長賀耀組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5月31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436。

寧夏，擅委甘、寧、青三省主席，並有共產黨員在軍中，明顯違反中央命令，然中央卻無採取立即措施，拖延至 2 月才撤銷孫本兼各職。從甘肅政變、新疆四一二政變、馬仲英與盛世才之爭，以及孫殿英事件，可以看出在內憂與外患交相逼迫下，中央對於西北問題的處理顯然不夠明快。青、寧聯軍與孫軍作戰期間，曾請求中央派飛機助戰，²⁷³然中央答以將飛機用於討閩、剿共之用，待閩變告一段落，飛機才會派往。²⁷⁴飛機助戰可達事半功倍的效果，蔣卻堅持閩變結束才派飛機前往支援，使得戰爭時間與傷亡人數增加。與閩變相較，孫殿英並非蔣心目中首要解決的目標，故大部分的人力、物力投注在解決閩變，青、寧聯軍只有等待閩變告一段落，才能獲得有利支援。以此推斷，甘肅政變、新疆四一二政變、馬仲英與盛世才之爭等西北問題，亦非當時蔣心中所急於處理的目標，無怪乎中央的處理效率緩慢，事情常常愈演愈烈。

由於西北問題並非蔣心目中的首要目標，蔣會保留中央軍的實力，避免折損。甘肅政變是由陝軍揮兵進入蘭州，政變才告落幕；青藏戰爭發生時，蔣支援青海軍隊與劉文輝部隊武器，以地方實力派的力量，抵抗西藏的入侵；馬仲英與盛世才激戰時，蔣未派一兵一卒進入新疆，僅派黃慕松與羅文幹入新宣慰，效果不佳，最後盛依靠俄國力量擊敗馬仲英。在孫殿英事件中，蔣亦是如此。朱紹良率領所謂的甘、寧、青聯軍，事實上，中央第一師袁樸旅在戰爭末期才加入，青、寧聯軍早在平羅城與寧夏省垣的保衛戰中，成功抵擋孫軍的攻勢，並擊潰孫軍主力，使之無力再大舉進攻。蔣原本不欲袁樸旅加入青、寧聯軍的出擊計畫，但馬鴻逵堅持袁樸旅到達寧垣才出擊孫軍，為徹底解決孫部，蔣仍命袁樸旅

²⁷³ 「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 年 1 月 14 日；「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呈南昌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 年 1 月 14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44；「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 年 1 月 16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45。

²⁷⁴ 「蔣中正覆寧夏省主席馬鴻逵正電」，1934 年 1 月 15 日；「蔣中正覆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電」，1934 年 1 月 15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44；「蔣中正覆寧夏省主席馬鴻逵電」，1934 年 1 月 17 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45；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二十四冊），1934 年 1 月 4 日條，頁 161。

推進寧垣，避免青、寧諸馬有所藉口。²⁷⁵ 蔣欲保留中央軍實力的意圖相當明顯。

新疆維吾爾族反抗省主席金樹仁，本是政治事件，竟演變成爲回、漢衝突。馬仲英與盛世才相爭之時，曾有建議中央命青海軍隊入新平定，並以同屬伊斯蘭教之關係，協助中央大員宣慰當地穆斯林。然蔣以血緣、民族、宗教等關係，並不信任青馬，此建議未被採納。發表孫殿英屯墾督辦名義，中央所疑慮的，係「回馬各部」的反對，²⁷⁶ 各方所擔憂的，亦恐引起回、漢衝突，促成「回教國」的出現，步上西藏、新疆、蒙古之後塵。青海、寧夏境內有爲數眾多的回教徒，馬鴻逵以保衛回教號召民眾，宣傳孫軍西開爲「殲滅回教勢力」，²⁷⁷ 激起同仇敵愾之心。拒孫戰役期間，青、寧聯軍發揮戰鬥力，屢屢抵擋孫軍的攻勢，展現回教部隊的實力。但甘肅漢族軍人見回族軍人勢力日盛，思團結以相抗拒；²⁷⁸ 亦有挑撥性言論指稱，中央任命馬步芳爲軍長之舉係「挾回殺漢」。²⁷⁹ 朱紹良也顧慮回軍藉拒孫機會擴充實力；²⁸⁰ 邵力子認爲單靠回軍力量消滅孫軍，則「回族養大難制，中央力量又遠不能及」。²⁸¹ 1934年4月6日，馬麟之子、青海軍手槍團團長馬步榮，遭到鄧寶珊所轄新十旅的一名士兵開槍誤傷左臂，朱紹良恐牽及漢、回問題，設法向青馬方面解釋；蔣雖認爲誤傷事件牽及漢、回問題，未免小題大作，但仍指示朱去電安慰。²⁸² 由此可知，西北回、漢問題仍未解決，中央一方面行事謹慎，避

²⁷⁵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二十五冊），1934年3月9日條，頁100。

²⁷⁶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二十三冊），1933年10月5日條，頁263。

²⁷⁷ 「綏遠傅主席強密蒸軍九電」，1934年1月11日，國史館藏，《閻錫山檔案》，〈閻伯川先生要電紀事錄存/關於解決孫軍之件〉，縮影號：12/0381。

²⁷⁸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二十三冊），1933年11月12日條，頁416-417。

²⁷⁹ 「第一師師長胡宗南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15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4。

²⁸⁰ 「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3月7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分類資料/政治/各省政情（三）〉，檔號：080101-049。

²⁸¹ 「南京關蘊中紹密陷二電」，1934年1月31日，國史館藏，《閻錫山檔案》，〈閻伯川先生要電紀事錄存/關於解決孫軍之件〉，縮影號：12/0381。

²⁸² 「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4月11日；「蔣中正覆甘寧青三省綏靖主任朱紹良呈電」，1934年4月11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

免引起回、漢糾紛；另一方面顧慮回軍勢力的擴張，對回族地方實力派並未完全信任。

蔣在事前未告知或與青馬商量的情況下，發表孫殿英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損及青馬勢力範圍，並因此引發拒孫戰爭。當孫殿英事件告一段落後，蔣遂命考試院長戴傳賢前往青海「視察」；²⁸³相隔不到一個月，再命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宋子文前往青海「視察」。²⁸⁴雖名為「視察」，時則宣慰、安撫的意味濃厚，並於同年10月，蔣飛抵蘭州，召集馬麟、馬步芳前來，²⁸⁵親自接見，以示優遇。²⁸⁶然經過青藏戰爭與孫殿英事件後，蔣亦注意到馬步芳勢力的擴張，試圖加以節制。1934年11月底，蔣擬調派馬步芳部至河南或寧夏，而駐蘭州中央第一師積極擴充，又加開第六十一師進駐甘肅。馬步芳為此深感不安，秘印青海新鈔，集中現金；徵收騾馬、糧食屯聚；拉攏青海南部的蒙古王公黃河南親王，計畫打通青南與四川路線，向劉文輝購買槍械，並謂中央不予信任，未給軍費。²⁸⁷面對馬步芳的反彈，蔣命朱紹良設法安慰，解釋中央軍入甘純為防堵中共，並賴馬步芳部在青海協力堵共，無調赴河南或寧夏之意。²⁸⁸蔣最終向馬步芳妥協，最主要原因在於蔣需藉助青馬的軍事力量，防堵北竄的共軍。青馬的勢力在孫殿英事件後，並未受到破壞，中央對青海的控制力依然有限。

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59。

²⁸³ 「考試院長戴傳賢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4月18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62。

²⁸⁴ 「青海省政府主席馬麟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5月12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64。

²⁸⁵ 「蔣中正覆青海省政府主席馬麟、新二軍軍長馬步芳電」，1934年10月15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86。

²⁸⁶ 「青海省政府主席馬麟、新二軍軍長馬步芳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4年11月15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192。

²⁸⁷ 「黃仲九呈委員長蔣中正電」，1935年2月18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447。

²⁸⁸ 「蔣中正覆黃仲九電」，1935年2月18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一般資料〉，檔號：080200-447。